

年

卷

期

3

4

第

第

# 民族詩壇

獨立出版社 印行



第三卷 第四輯

(第六十號)

毛詩課敘	新體詩	詞	詩	婉容詞六事箋證(上)	杜甫今論(三)	易君左
歐陽竟無	二九首	九首	七首	一〇五首	周夢十	

南京圖書館藏

民 族 詩 壇



獨 立 出 版 社

民族詩壇第三卷第四輯(即第十六輯)

杜甫今論(三)

婉容詞本事箋證(上)

詩錄

趙堯午

一首

杜福遊

六首

章士釗

二首

鄒魯

一首

陳銘樞

二十三首

彭允輝

七首

李元鼎

二首

吳海梁

五首

姚琮

二首

潘伯鷹

二十一首

姚鶴雛

三首

易君左  
周光午

羅卓英

四首

羅家倫

二首

王陸一

七首

黃右昌

一首

龍寶化

三首

吳齊

三首

劉味冬

三首

李寅恭

四首

殷芷沅

一首

盧前

三首

楊白華

一首

目目

目錄



28500

詞錄

目

錄

二

沈尹默

.....一首

王陸一

.....一首

顧一樵

.....一首

曲錄

許崇灝

.....二首

劉冰研

.....一首

新體詩錄

實炎培

.....二十九首

編餘瑣識

補白

歐陽竟無先生毛詩課餘

編者

陳家慶

.....二首

蔡濟舒

.....一首

范雪筠

.....一首

盧前

.....五首

潘明娟

.....一首

詞錄 卷三 蔡四辭 (明第 十六 卷)

杜甫今論 (三)

易君左

丙 以「國家至上主義」啓導文藝的機運

杜甫在文藝上的造就，自來批評的最多；若歸納起來，可以分爲二派：第一派是贊成論，第二派是反對論（因爲唐代大詩人李白與杜甫並稱，所以講到杜甫，常有牽及李白之處）。

第一派的批評，如元稹說：

……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平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跋）

白居易也屬於這一派：

……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

杜甫今論

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觀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與元微之嘗）。韓愈說：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調張籍詩）

蘇軾說：

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飢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東坡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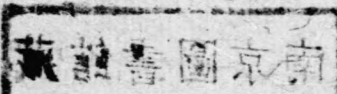
秦觀也稱：

杜子美之詩，實積衆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淡；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淡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無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子美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淮海集）

又如葛立方竟說：

杜甫詩，唐朝以來一人而已！（韻語陽秋）

孫僅分杜詩爲六支：



公之詩，文爲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瞻博。（杜工部詩集序）

蕭翼則抓住杜甫的一點說：

少陵真本領，仍在少陵詩中「語不驚人死不休」一語。蓋其筆力豪勁，足以副其才思之所至，故深入無淺語。微之謂其「薄風、雅，賅沈、宋，奪蘇、李，吞曹、劉，掩顏、謝，綜徐、庾」，則似專以學力集大成，此耳食之論也。（歐北詩話）

方以智舉出杜甫的寫作方法：

老杜以平實敘悲苦，而備衆體，是以平實無奇而得自在者也。（通雅）

其對於杜詩分別評論比較詳細的，如沈德潛。如五言詩的評語：

長篇意本連屬，而學問博，力量大，轉接無痕，莫測端倪，轉似不連屬者，千古以來，讓渠獨步。（唐詩別裁）

如七言詩的評語：

如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如鉅鹿之戰，諸侯皆從壁上觀，膝行而前，不敢仰視；如大海之水，長風鼓浪，揚泥沙而舞怪物，靈蠢畢集；別於盛唐諸家，獨稱大宗。（同上）

如五律七律的評語：

杜詩近體，氣局闊大，使事典切，而人所不及處，尤在錯綜任意，寓變法於嚴整。

之中，斯足凌轢千古！（同上）

杜七言律有不可及者四：學之博也，才之大也，氣之盛也，格之變也；五色藻纈，八音和鳴，後人如何髣髴？（同上）

連乾隆帝也大批評其杜詩：

有唐詩人，至杜子美氏，集古今大成，爲風、雅之正宗，譚藝家迄今奉爲矩矱，無異議者。然有同時並出，與之頡頏上下，齊驅中原，勢均力敵，而無所多讓，太白亦先古一人也。

又說：

李、杜二家，所謂異曲同工，殊塗同歸者，觀其全詩可知矣。太白高逸，故其言恣縱不羈，飄飄然有遺世獨立之意；子美沈鬱，其言深切著明，往往窮極筆勢，盡乎事之曲折而止。

更說明殊塗同歸的地方：

若其蒿目時政，疾心朝廷，凡亂之萌，善敗之實，靡不託之歌謠，反覆慨歎，以致其忠愛之志。其根於性情，篤於君上者，按而稽之，固無不同矣。至於根本風、騷，馳驅漢、魏，擷六朝之精華，掃五代之靡曼，詞華炳蔚，照耀百世，兩人又何以異哉？（均見唐宋詩醇序）

觀上說，如元稹是說杜詩的淵源，白居易是說杜詩的格律，韓愈是說杜詩的氣勢，蘇軾是說杜詩的品格，秦觀是說杜詩的內涵，葛立方是說杜詩的特性，孫僅是說杜詩的影響，趙翼是說杜詩的態度，方以智是說杜詩的體制，沈德潛是說杜詩的力量，乾隆是說杜詩的宗旨。

第二派的批評，如宋之楊億，不喜杜詩，謂之爲「村夫子」(武夷新集)。歐陽修亦然；

歐公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道稱李、杜。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甚賞愛，將由李白超羣飛揚，爲感動也。(中山詩話)

明之楊慎論李白的荊州歌，說：

有漢謠之風，唐人詩可入漢、魏樂府者，惟太白此首……而止。杜子美却無一篇

可入此格。(楊升庵外集)

又說杜甫的絕句：

一則拘於對偶，二則泊於典故。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絕體；泊則儒生之書袋，

而乏性情。(同上)

又說一個比喻：

盛弘之荊州記狀巫峽江水之迅云：「朝辭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

奔御風，不以病也」。杜子美詩：「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證」。李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雖同用盛弘之語，而優劣自別。今人謂李、杜不可以優劣論，此語亦太憤憤！（同上）詩辨抵批評杜詩，有「老而失於俚」，「沉澁而失之粗硬」的話。至於王稗登，便直

說：

李能兼杜，杜不能兼李；李蓋天授，杜由人力。（李翰分體全集序）

觀上說，如楊億是不滿意杜詩的大衆化，歐陽修是不滿意杜詩的老樸，楊慎是不滿意杜詩的謹飭，詩辨抵是不滿意杜詩的沉雄，王稗登是不滿意杜詩的非由於天才。

這兩派的批評，自然以第一派的議論爲合理。第二派只是看到杜詩的一面，或抓住杜詩的一點，從而吹毛求疵，或責非所宜。如杜詩爲人所不及處，即對仗之工穩。光是對仗工穩沒有是處，而妙在出之自然而又飽含性情。如所謂「俚俗」、「粗硬」，這正是杜詩語體化、平民化的特色。寫巫峽江水一詩，李白是側重性靈，杜甫是注重樸質，各有各的立場，何得遽定優劣？至於杜甫本人，不但有雄厚的學力，而且有優越的天才，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凰」。並不是他的誇語。

但推崇杜甫的也沒有搔到癢處：第一，沒有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杜甫。研究杜甫要從以下兩方面去努力：一方面是先天的關係，如遺傳性、個性、本人的氣質、才能等；一方



面是後天的關係，如教育、環境、遭際、時代等；而氣候、地帶的關係也不少。杜甫爲什麼在文學上有最高的成就？若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則很容易明瞭。從先天的關係說：他至少得到了祖父聰穎超拔的根性，而他個人的生性也特異優越，智慧開得很早，是一個七歲就能做詩的「神童」；從後天的關係說：他受過清康家庭的撫育，一生都是逆境，又親自遇到大變亂、大流離、大饑饉的大時代；所以他的作品都是他的心聲，是其情的流露，是力的表現。他是原籍襄陽後徙鞏縣適位於中國中原地帶的人，故其詩異常雄渾；入蜀以後，瘴癘陰濕，久居巫峽，雲蒸雨湧，影響他的身體，同時也就影響他的作風。他的詩爲什麼越入晚年越好？夔府諸篇，動天地而泣鬼神，爲一生寫作的精華的結穴，這就是因爲越到晚年越窮苦不堪，一直到飄流悲慘以死。所謂「詩窮而後工」，不是指沒有錢就會好，而是指境遇不好才會好。而自來恭維杜甫的，完全忽視了這一點，差不多都只從「詩」的本質及其關係上來引證鋪述，從沒有從「人」的本質及其環境上來引證鋪述。人是詩的主體，如果不從主體來研究，而只從客體的詩來研究，結果將犯「數典忘祖」、「喧賓奪主」等毛病，何能得到真象？如說杜詩的淵源、體裁、態度等，要研究爲什麼會有這淵源、體裁和態度？杜甫的詩，不是幾個符號、術語、名詞、形容詞可以包括的。故與其抽象而概括的說，不如具體而分析的講；與其指東拉西的比喻，不如卽就其本身評論。而且一個人的詩正與他本人一樣，不能說是全智全能，不能說是無美不備。有時他的缺憾，反可補助其完



全；有時他雖完全，總還要留些缺憾。若照推崇杜甫的人的說法，恨不得把杜甫抬上天，有推爲「孔子大成」的（如秦觀），有贊爲「周公制作」的（如鄭尚昭），有許爲「詩中之史」的（如黃魯直），有稱爲「詩中之經」的（如羅景綸），有尊爲「詩中之聖」的（如楊誠齋），有奉爲「詩中之神」的（如王元美）；有的還相當，有的就太籠統。第二，沒有站在客觀的地位來研究杜甫。自來的批評家常犯了以下兩種毛病：一是趣味主義，即批評人家總是喜歡憑着自己的趣味，個人的趣味不能說是可靠的批評標準。因爲一個作家自有一個作家的風範與其特有的情調，而這種風範與情調，不是能迎合張三也能適應李四的，假使批評家自己的情調、風範與那作家不同，就批評人家如何不好，或者同的時候，就批評人家如何的好，都不是合理的標準。合理的標準是要根據那作家的一切，即上面所說的先天的與後天的各種條件，離開了這些條件或缺少這條件中的任何一個，都不容易樹立一個真實的批評，都不是合理批評的標準；一是比較主義，即批評人家總是喜歡把一個作家和另一個或幾個或許多的作家比擬，不以那一個作家爲主體或本位，而東扯西拉地說這個長那個短，這也是忽視了每一個作家的個性及精神。甲作家不能與乙作家強同，同樣，乙作家也不能與甲作家強同，推而至於丙、丁、戊、己、……作家也一樣。固然對於兩種性質不同的東西來辨別他們的差異是可以的，但不能品評到他們的優劣。譬如音樂，有高抗激昂之音，有沉鬱悲涼之調；譬如國畫，有工筆的翎毛畫，有粗筆的水畫，而其同有藝

術上的價值則一。以上兩種毛病，病根就在完全站在批評者自己主觀的立場上，而沒有站在客觀的立場上，以致演成不正確的批評和不精細的判斷。自來研究杜甫的也是犯了這種毛病。如趙翼說元稹的批評杜甫似專以學力集大成爲耳食之論，而舉「語不驚人死不休」爲杜甫的真本領，以我看來，元稹、趙翼同樣犯了趣味主義的毛病，即純以個人趣味爲中心，元稹且犯了比較主義的毛病。秦觀也犯了同樣的毛病。沈德潛雖然批評得精細，但也純以個人趣味爲中心，而把杜詩的「言五言割裂來批評，是毛病之中又有毛病。孫僅的硬派法，實在不妥當，杜詩除所謂「氣焰」「簡麗」「清雅」「奇僻」「豪健」「瞻博」等外，還可以裝上許多形容詞，試問又派那些人來「得」？蘇軾本着他的忠君的主張，就說杜詩的好處即在「飯未嘗忘君，這也未免有些牽強，還是犯了主觀的毛病。韓愈和那位乾隆皇帝的批評還不錯。但乾隆因爲要保持他的皇帝的立場，要使「臣子」「庶民」盡忠於他自己，不惜把「忠愛之志」、「篤於君上」諸點特別指出來，認爲是李、杜二大詩人的「同歸」之處，不獨牽強附會，也同樣犯了上面的兩種毛病，尤其是趣味主義的毛病；即李、杜二人的異點，乾隆也沒有說出來。韓愈的意思，是李白有李白的好處，杜甫有杜甫的好處，用不着妄事批評，韓愈確有文藝眼光。還有趙次公的幾句話似乎稍爲妥當一點：「杜陵野老負王佐之才，有意當世，而骯髒不偶，胸中所蘊一切，寫之於詩」。爲有點客觀的色彩。

恭維杜甫的人雖犯了一些不經心的毛病，但總還有一點兩點批評得中肯處；如果以他

們的才能，用合理的科學方法，來批評杜甫乃至批評一切事物，則中國的批判精神早已樹立起來了。可惜他們既囿於主觀，復不善用方法，以致留下些缺憾，但這缺憾不是不能補的；而且他們這些批評，那怕是不完全、不健全，對於後世去了解杜甫、認識杜甫，是有極大的幫助的。只有反對杜甫的人所說的直無一是處。

現在分兩大點來批評杜甫的藝術，即杜詩：

第一點，杜甫是鑽到「現實」裏面去創造「理想」。這就是要研究：杜甫在文藝思潮上究竟是一個什麼立場？試選兩種比較可以代表一般意見的說法：

胡適說：

開元、天寶是盛世，是太平世；故這個時代的文學，只是歌舞昇平的文學，內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紀中葉以後的社會是個亂雜的社會；故這個時代的文學是呼號愁苦的文學，是痛定思痛的文學，內容是寫實的，意境是真實的。……這個時代的創始人，最偉大的代表是杜甫。……八世紀下半與九世紀上半的文學遂成爲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最光華燦爛的時期。故七世紀的文學還是兒童時期，王梵志、王績等人直是以詩爲遊戲而已。朝廷之上，邸第之中，那些應酬應制的詩，更是下流的玩藝兒，更不足道了。開元、天寶的文學只是少年時期，體裁大解放了，而內容頗淺薄，……天寶末年大亂以後，方才是成人的時期。從杜甫中年以後，到白居易死，其

間詩與散文都走上了寫實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實，由天上而回到人間，由華麗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現。（白話文學史）

傅東華說：

詩人不外以個人爲本位和以外物爲本位兩種：前者，批評家謂之主觀的詩人；後者，謂之客觀的詩人。客觀的外物是有限制的；所以客觀的詩人，無論氣性上、藝術上如何差異，他們的作品，總不外是外物的反映——逃不出現實的範圍的。主觀的詩人不然：因爲個人的想像境界可以自由創造，受限制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往往隨作者個人的氣性，而表現各種超出現實的境界。……中古詩壇的兩個第一流作者——李白和杜甫——……前者成爲主觀詩人的代表，後者成爲客觀詩人的代表，分道揚鑣，各自佔有詩壇上永久的地位。（李白與杜甫）

胡適的批評，不過是指出杜甫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但他能從歷代龐雜不堪的關於杜甫的詩話乃至神話裏撥出一條清明的道路，這是他的迥然不凡的見解。傅東華知道運用科學方法來分析杜甫與李白，一洗前此籠統、割裂等毛病，是自有他的卓見與手法。舊派研究杜甫的人且不管他，卽以新派說，差不多的人都如胡、傅一樣，主張杜甫是一個現實主義的文藝作家，但我對於這種說法仍不能認爲滿足。

本來，認識一個作家的立場是真正的困難。誠如謝一葦所說：

○甫不是一個什麼「抒情詩人」「敘事詩人」或「浪漫詩人」「寫實詩人」等簡單的名詞所可包括。他的造就是多方面的：他的作品，大部份是寫實的，但浪漫的傾向也非常濃厚；他以史詩爲人所稱道，但他的抒情詩亦爲後人所不及；他最能表現平民的凄苦境况，他也常暴露貴族的極慾生活；在同情弱者、同情物類的地方，他是個人道主義者；在詛咒貴族、詛咒富人的處所，他是個社會主義者；讀他的：「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我們知道他是個最徹底的非戰主義者；讀他的：「洗魚磨刀魚眼紅，設網提綱萬魚急！」我們認識他是個最崇高的泛愛主義者。（杜甫生活）

我認爲這話是對的。說杜甫是一個完全現實主義者嗎？許多地方可以證明他並不是現實的。一部杜詩裏，超現實，非現實，反現實，破現實的地方，多着呢！如他那些抒情的詩，帶有浪漫色彩的詩，絕對不是一個餓死了兒子的父親能夠做得出來的，這是非現實之一證。說他是遵奉實踐主義的儒教徒嗎？而他的歌頌虛無縹渺的仙道詩及一些禪門偈語，却是超現實的。當時「升官發財」的社會思想與士大夫心理是很流行的，他偏做不慣官而且甯可餓死凍死，一一形之於詩，這不是反現實是什麼？對於政治的腐惡，軍閥的驕橫，外交的失敗，民生的疾苦，道德的蕩然，他發出大無畏的怒吼，豈止不滿意現實，直欲衝破現實，以展其革命主義的懷抱。這些地方，都足以證明杜甫並不是現實主義者而有充分理想主義者的色彩。然則杜甫是一個完全理想主義者嗎？却又不然。一部杜詩裏，現實主

讀的味兒極其濃厚強烈。在他的作品上所表現的人生，主要的全是實在的人生；民間的實在痛苦，社會的實在問題，國家的實在狀況，人生的實在恐懼與希望。他排斥一切抹殺現實只馳騁於美滿世界的浪漫思想，反對不顧人羣福利只謀個人解脫的出世生活。他明知現實是醜惡的，但他決不逃避現實，也不畏懼現實，反而越發去接觸現實、衝破現實。這是杜甫思想的特點，也是他的藝術生命的立場。

這樣講來，杜甫既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又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然則杜甫是一個什麼主義者呢？別忙，且進一步地分析研究：

其一，就文藝的本身上說：文藝是人生的反映。所謂「反映」，一是反映自我，一是反映外物。文藝是具有這兩大功用：所有個人的思想、意志、情緒都可以藉文藝的力量來表現，所有事物的觀念、印象、尺度都可以藉文藝的力量來暴露。但無論自我或外物的反映，總脫不了人生，而人生的實質有理想的與現實的兩方面：現實的人生是指人類的生活動態，理想的人生是指人類的生命定型。前者多偏於物質方面，後者多偏於精神方面。一個人對於現象多是不滿的，換句話說：即生活的姿態常常在那裏變動，而變動的方向總是朝着生命那個定型去奔赴，以期充實並完成生命。所以文藝的根本意義，在如何利用人類的生活動態以達到生命定型的目的。明白地說：即如何利用現實的人生以創造理想的人生。離開現實不會創理想，離開現實的思想不是理想是幻想；同樣，沒有理想的現實不



是人生，是人生既有理想亦有現實；故二者是絕對不可分離的。我們不能從人生上或從文藝本身上區別他何者是現實主義，何者是理想主義。理想與現實是人生的兩面，也就是文藝的兩面。理想與現實不是對立的，是諧和的；不是分別的，是一體的；因此，杜甫的人生觀及其文藝上的成就，決不是一個片面的或不完全的名詞或術語所可包括的，決不是一個理想主義或現實主義所可了事的，而需要我們的綜合的觀察。像前人那樣支離破碎地分裂杜甫及其詩爲若干段、若干系統固然是不對，像今人這樣硬把杜甫及其詩切作一塊兩塊也不對。我們所需要了解的，是杜甫及其詩的全部，是整個的杜甫及杜詩。

其二，就文藝的方法上說：也是以如何反映人生爲標準。反映人生用一種什麼技術？用一種什麼技術才能把人生反映得有力？這是值得注意的！在文藝的方法上，有人主張可以分作主觀的描寫法和客觀的描寫法。所謂主觀的描寫法，是以作者自己的情緒爲對象；客觀的描寫法，是以實在的外物爲對象。由前之法，其作品使讀者只看見作者的情緒；由後之方，其作品使讀者注目在所描寫的實在——雖不是絕對看不出作者的情緒。但這種客觀的主觀的分類法，據我看來，不是描寫方法的本身，而是描寫方法的運用。我所說的描寫方法的本身是對一切以實在的外物爲對象，而描寫此對象自然會生出一個結果：即由現實而奔向理想。然則所謂主觀的或客觀的描寫法，是指對於實在的外物的一種技術上的運用；明白地說：即對於此對象之實在的外物應該運用主觀的描寫技術時則用主觀的描寫

法，應該運用客觀描寫的技术時則用客觀的描寫法。進一步說：如果用主觀的方法反映人生有力則用主觀的描寫法，如果用客觀的方法反映人生有力則用客觀的描寫法。不能說是一個人一輩子無論對於什麼事物都是用主觀的描寫法或客觀的描寫法。因此，說杜甫所用以反映人生的方法是偏於主觀或客觀一方面的，都未免有偏見。我們實在需要一個合理的觀察與綜合的判斷。像前人專用些抽象的字眼囫圇吞棗地雜談杜甫固然不對，像今人硬說杜甫是一個主觀或客觀的詩人與一個用主觀描寫法或客觀描寫法的詩人也不對。我們所需要了解的是杜甫所用以反映人生的藝術方法的全部，即整個杜詩的技巧。

所以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不是文藝上的對立名辭，是一線的總延長；主觀的描寫法與客觀的描寫法不是文藝上的分立陣線，是一物的兩作用。明乎此，可以講到杜甫及其詩了。杜甫就是站在綜合主義的立場運用巧妙的文學技術的一個偉大作家。他當然不是拘守現實不顧理想，他也不是拋棄現實專重理想，他是鑽到現實裏面去創造理想。在所謂文藝作家中，也許有站在現實外去製造理想的，我敢斷定，像這樣製造出來的理想一定不能反映人生，反映出來的人生也不是真實的人生。同樣，也許有站在現實內專吃現實飯的作家，我敢斷定，那怕他的技術如何巧妙，其作品只不過是一尊雕刻極其精美的泥神木偶。惟有一面鑽到現實裏面，一面從這裏面創造出理想的作家，他的作品才真能反映人生、促進人生。杜甫的詩差不多無論那一篇那一首都能夠這樣。他對於現實不滿意、咀咒，但決



不止於不滿意，咀咒。他對於現實認識得愈深切，愈不滿意，愈咀咒，但他亦愈不放鬆現實，從而糾正現實，要從現實中去創造理想。在杜詩裏，沒有一首沒有「物」，也沒有一首沒有「我」。在杜詩裏，沒有一首離開現實，也沒有一首離開理想。杜詩實在綜合地包括了這四個原素。試隨便抽出幾首詩來證明：（一）茅屋爲秋風所破。這首詩好像完全是寫實的，但他由現實創造出來一個理想，即因自己的「長夜沾溼何由徹？」的現實而生出「安得廣廈千萬間！」的理想，「雨如麻未斷絕」以前純用客觀的寫法，此後純用主觀的寫法。（二）哀江頭。這首詩開首就站在主觀的地位來客觀的描寫。通篇好像都是寫實的，但從實在的情景裏生出無窮感懷時事的憧憬，只「昭陽殿裏第一人」與「血污遊魂歸不得」，已抵得一篇長恨歌。（三）寫懷二首。這兩首詩好像是專寫他的理想，但也因爲「夜深坐南窗，明月照我膝」的實在情而引出他的一大篇哲理；因係寫懷，故通篇差不多都用主觀的寫法。（四）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這一首詩是他熱情的奔放，宜乎純爲現實的與主觀的，但因聽了大捷報，喜極欲狂，自然而然地將主觀、客觀、理想、現實，揉雜在一起：如第一句是寫實的、客觀的，第二句是寫實的、主觀的，第三四句也是主觀的、寫實的，第五六句是主觀的、理想的，第七句是主觀的、寫實的，第八句便是客觀的、理想的了。這一類的例證不勝枚舉。

吳芳吉婉容詞箋證（上）

周光午

本詩

婉容詞

婉容，某生之妻也。生以元年赴歐洲，五年渡美，與美國一女子善，女因嫁之，而生出婉容，婉容遂投江死。

轉。  
一  
天愁地暗，美洲在那邊。剩一身顛連，不如你守門的玉兔兒犬。殘陽又晚，夫心不回

二  
自從他去國，幾經了亂兵劫。不敢治容華，恐怕傷婦德，不敢出門閭，恐怕污清白。不敢勞怨說酸辛，恐怕虧殘大體成瑣屑。牽住小姑手，圍住阿婆膝。一心裏，生既同衾死共穴。那知江浦送行地，竟成望夫石。江船一夜語，竟成斷腸訣。離婚復離婚，一回書到一煎迫。

三

我語他，無限量。他答我，無限字。在歐洲進了兩個大學，在美洲得了一重博士。他說，離婚本自由，此是美歐良法制。

四

他說，我非負你你無愁，最好人生貴自由。世間女子任我愛，世間男子隨你求。

五

他說，你是中國人，你生中國土。中國土人但可憐，感覺那知樂與苦。

六

他說，你待我歸歸路渺。恐怕我歸來，你的容顏稿。百歲幾人偕到老，不如離別早。你不聽我言，麻煩你自討。

七

他又說，我們從前是夢境。我何嘗識你的面，你何嘗知我的心。但憑一個老媒人，作合共衾枕。這都是，野蠻濫具文。你我人格爲掃盡。不如此，黑暗永沉沉，光明何日醒。

八

他又說，給你美金一千圓。賠你的，典當路費舊釵鈿。你拿去，賣套時新好嫁奩。不枉你，空房頑固守六年。

我心如冰眼如霧。又望望半載，音書絕歸路。昨來個，他同窗好友言不誤。說他到，綺色佳城，歡度蜜月去。

## 十

我無顏，見他友。只低頭，不開口。淚向眼包流，流了許久。應半聲，先生勞駕，真是他否？

## 十一

小姑們，生性慧。聞聲來，笑相向。說我哥哥不要你，不怕你如花嬌模樣。願燦燦燈兒也非昔日清，那皎皎鏡兒不比從前亮。只有牀頭蟋蟀聽更真，窗外秋月親堪望。

## 十二

錯中錯，天耶命耶，女兒生是禍。欲留我不羞，只怕婆婆見我情難過。欲歸我不辭，只怕媽媽見我心傷墮。想姊姊妹妹當年伴許多，奈何孤孤單單竟剩我一個。

## 十三

一個免掛牽。這薄情世界，何須再留戀。只媽媽老了，正望他兒女陪笑言。不然，不然，死雖是，一身冤。生也是，一門怨。

## 十四

喔喔鷄聲叫，嗥嗥狗聲咬，鏗鏘壁鐘三點漸催曉。如何週身冰冷，尚在著羅綃。這響環齊拋。遺書札焚掉。這媽媽給我荷包，繫在身腰。再對鏡一瞧瞧，可憐的婉容啊，你消瘦多了。記得七年前此夜，洞房一對璧人嬌。手牽手，笑嘻嘻。轉瞬今朝，與你空知道。

十五

茫茫何處，這邊縷縷斷聲，那邊緊緊關戶。暗摩挲，偷出後園來四顧，閃閃晨星，滾滾零露，一瓣殘月，冷掛籬邊幕。那黑影團團，可怕是強梁追赴，竟來了啊，親愛的犬兒玉兔。你偏知恩義不忘故，你偏知恩義不忘故。

十六

一步一步，蘆葦森森遮滿入城路。何來陣陣炎天風，蒸得人渾身如醉攪亂心情愫。訝，那不是阿父，那不是我的阿父。看他鬢髮蓬蓬，杖履冉冉，正遙遙等住。前去前去，去去牽衣訴。却是株，江邊白楊樹。

十七

白楊何呀呀，驚起棲鴉。正是當年離別地；一帆送去，誰知淚滿天涯。玉兔啊，我喉中梗滿是話。欲話只罷。你好自還家，好自看家。一剎那，研磅，浪噴花。鞞鞞，岸聲答。息息索索，泡影浮沙。野闊秋風緊，江昏落月斜。只玉兔雙脚泥上抓。一聲聲，哀叫他。

## 甲 作詩動機

先生此詩，醞釀於民國七年。

排印本白屋吳生詩稿自注此詩計畫於民國七年三月，下筆於八年八月。作成只一夜，而醞釀逾周年。……（按作故非只一夜，後有辯證）。

旋於民國八年，任上海新羣雜誌詩歌撰述。時受讀英詩源 *Palgrave: The Golden Treasury* 於涇陽吳宓。所好有勞伯彭士 *Robert Burns* 及林德塞女士老洛伯 *Lady Lindsay: Auld Robin Gray* 諸詩。適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嘗試集出版，所譯有林德塞女士一詩。先生於胡譯深致不滿，思所以勝之者。

按先生講授婉容詞時，每以此語人。

因以素所醞釀於心者，仿效原詩之體，成婉容詞云。

民國八年十月十四日（己未八月廿一日）日記 早飯後，詩興蔚然。擬效 *Lindsay* 之老洛伯 *Auld Robin Gray* 詩體，爲某君之妻投水，作一篇哀辭。……

茲爲明其模仿之跡，特詳釋原詩本事如下：

老洛伯本事 錦妮 *Jennie* 農家女也。與吉梅 *Jamie* 歡。吉梅貧乏無以成婚。出營於海外，冀得貲歸，以娶錦妮。信誓旦旦而別。去不半月，錦妮父跌傷，牛被竊，母復

病。錦妮晝夜力作，無以供一膳之費。有洛伯格雷者 Robin Gray，年已耄矣。因盡力幫襯，乘間向錦妮求婚焉。時有傳吉梅溺於海者，錦妮方大慟，力拒洛伯，無何洛伯飄不已，錦妮窘甚，重違親意，許之。既洛伯成禮，不一月，而吉梅自海外歸矣。林德塞女士之詩，託自吉梅歸日，錦妮於夜深人靜，其夫洛伯酣睡其側時，旁立紡車，無心夜作，情理交戰，悲苦萬端，而卒與吉梅訣絕之境。纏綿悱惻，分外動人。試思吉梅過半月去，豈不妙哉。早一月歸，更不妙哉。讀罷此詩，真有奈何之歎。巴爾格來弗 *Barthelme* 評之曰：詩而具有悲劇之情節者，毋逾此詩。女作家之能具此詩筆者，亦多見云。

“There can hardly exist a poem more truly tragic in the highest sense than this: nor, perhaps, Sapho excepted, has any poetess equaled it.” 茲將原詩及胡譯列後，以資參證……

A U L D R O B I N G R A Y

When the sheep are in the fauld, and the kye at hame,  
And a' the world to rest are gane,  
The wasso' my heart fa' in showers frae my e'e,  
While my gudeman lies sound by me.

Young Jamie lo'ded me weel, and sought me for his bride;  
But sawng a crown he had naething else:



To make the or na a pund, young Jamie g'ed to sea;  
And the crown and the pund were baith for me.

He hadna been swa'a week but only twae,

When my father brak his arm, and the cow was stown awa;

My mother she fell sick, and my Jamie at the sea——

And auld Robin Gray ana a-courtn' me.

My father couldna work, and my mother couldna spin;

Fith'd days and night, but their brea I couldna win;

Auld Rob main'ta n'd them baith, and wi' tears in his e'e

Said, Jamie, for their sakes, O, marry me!

My heart it said nay; I look'd for Jamie b'ck;

But the wind it blew high, and the ship it was a wrack;

His ship it was a wrack—— why didna Jamie deef

Or why do I live to cry, Waa's me?



My father urg't sair: my mother didna speak;

But she look'd in my face till, my heart was like to break:

They gri'd him my hand, but my heart was at the sea;

Sae auld Robin Gray he was gude-man to me.

I hadna been a wife a week but only fur,

When mournfu' as I sat on the stane at the doer,

I saw my Jamie's wraith, for I couldna think it he

Till he said, I'm come hame to marry thee.

O sair, sair did we greet, and mu' kls did we say;

We took but ae kiss; and I bad him gang away;

I wish thit I were dead, but I'm no like to dee;

And why was I b rn to say, wae's me!

I gang like a ghaist, and I carena to spin;

I daurna think on Jamie, f'r that wad be a sin;

But I'll do my best a gude wife aye t' be,  
For could Robin Gray he is kind unto me.

Lady A. Lindsay.

## 老洛伯 (譯詩)

### 一

羊兒在欄，牛兒在家，  
靜悄悄地黑夜，  
我的好人兒早在我身邊睡了；  
我的心頭冤苦，都迸作淚如雨下。

### 二

我的吉梅他愛我，要我嫁他。  
他那時只有一塊銀圓別無什麼；  
他爲了我渡海去做活，  
要把銀子變成金，好回來娶我。

吳芳吉婉容詞箋證

胡適

三

他去了沒半月，便跌壞了我的爹爹，病倒了我的媽媽；  
剩了一頭牛又被人偷去了。

我的吉梅他只是不回家！

那時老洛伯便來巴結我，要我嫁他。

四

我爹爹不能做活，我媽媽她又不能紡紗；

我日夜裏忙着，如何養得活這一家？

多虧得老洛伯時常幫襯我爹媽。

他說「錦妮，你看他兩口兒分上，嫁了我罷」。

五

我那時回絕了他，我只望吉梅來討我。

又誰知海裏起了大風波——

人都說我的吉梅他翻船死了！

只拋下我這苦命的人兒一個！

六

我爹爹再三勸我再嫁；我媽媽不說話，她只怔怔地望着我，望得我心裏好不難過！

我的心兒早已在大海裏，我只得由他們嫁了我的身子！

七

我嫁了還沒多的日子，那大正孤孤悽悽地坐在大門裏，擡頭忽看見吉梅的鬼——

却原來真是他，他說「錦妮，我如今回來討你」。

八

我兩人，哭着說了許多言語，

我讓他親了一個嘴，便打發他走路。

我恨不得立刻死了，——只是如何死得下去；天啊！我如何這般命苦！

九

我如今坐也坐不下，那有心腸紡紗？

我又不敢想着他：想着他可是一樁罪過。

我只得努力做一個好家婆。

我家老洛伯他並不曾待差了我。

婉容詞原名婉容之夜，託始於婉容投水之前夕，歷數前塵，悲憤就死。與老洛伯詩之取意相同，一也。婉容詞託自婉容之自思自歌，作者從未一作主觀語，與老洛伯詩之取體相同，二也。至兩詩之一爲九章，一爲十七章。一爲投水殉情，一爲以義絕歡。則其所以相異云。

## 乙 婉容本事

民國六七年間，涇陽余曼，留學美國哈佛大學。以留學界中之奇聞軼事，詳誌日記，寄滬內諸友傳閱，以代書信之煩。婉容本事，卽先生得自余曼日記中者。人以本事叩，先生諱莫如深。實則民國八年，先生爲上海中國公學講授此詩時，所發排印講義，婉容詞序當云：

婉容者，魏生之妻也。……（後登人新羣雜誌第一卷第二號。魏生改作某生。末云：不言生姓名者，不足道也。排印本白屋吳生詩稿，及吳白屋先生遺書，末句均被刪）。

則婉容之夫，固赫然魏姓也。茲得余曼致陳次壹女士書，適爲民國七八年時，在美洲斷

寫。中有與婉容小事，可相印證者。亟錄之於後，以供參攷。

余曼與陳次壹女士書。次壹賢卿惠鑒，不接卿函者，已十三日矣，諒卿每星期必有一書，將以郵船日期相差，故遲遲其至歟？不勝盼念。每日必向郵箱檢四次，雖不得書，已習以爲恆，此間郵局之辦事人，因曼常往送信購票，故相認識，值曼寄函與卿之時，渠見封面有「女士」及「女學校」字樣，輒捧函於手，視曼而笑。蓋謂曼必寄書於意中人耳。美國學生，自其幼時，即皆各有其意中人。大率最圓滿之夫婦，多係總角相識，早即定婚者。如此之男女，其情專而其交際親密，最足令人稱道者也。外此，則多浮泛之交際。有一男而五六女者。亦有一女而五六男者。同時交得數人，則純用牢籠敷衍之手段，毫不以誠心相見。對甲則盛言甲之美，對乙則又恭維乙。其操術工，其用心卑。不肯明示意見。但坐待時機，失甲則取乙。若又來一丙，其人錢較多，則又棄甲乙而歸丙。嗚呼，茫茫人海，有情者真無幾人。吾國人誤謂美國男女交際，遂皆有情。不知實大得其反。曼經驗所得，無論男女朋友，大率最講交際應酬場面之人，最無情。外面冷漠，寂寂無聞之人，反多金石肺腑之交。蓋情也者，「犧牲自己，以爲彼人」之謂也。彼講交際者，奔走忙碌，無非爲自私自利起見。尙安能爲他人犧牲乎！留學生中之負心者，多不勝數。舉一二最著之例（望勿告外人）。願某，本有妻。到美後，欲娶唐女。則設計招其妻至美游學。而令美國朋友勸之曰：男

女婚姻自由，顧君既不愛足下，何不斷絕。妻不得已，從之。後竟投水死。而顧娶唐女，竟致通顯。此其一也。魏某家有妻已數年。到美後，欲娶夏女（此六年前事）。則休其妻，妻竟亦投河死。然魏謀夏女未成也。此其二也。尤可嘆者。清華之工程師莊俊，遊美前已有聘妻。而自遊美回國後已二年半，仍不娶。以事忙不克南歸爲詞，推延多次。某年冬允娶。兩家預備一切，諸事停妥。到吉期前三三日，莊忽由京來報，言仍以事忙不能南歸。其聘妻羞憤，亦投河死。死不三月，莊乃娶清華中文文案之妹。時曼尙往祝賀。此其三也。又有甯波人虞某，亦曼相識。貌頗美。母爲定婚，久不娶。後其母強爲娶之。而虞堅不與同房。娶來已半載餘，母強以二人安置於室。虞則與妻另床，終無夫婦之情。後遊美。到美已將三年，妻仍擔虛名，坐守空房，未知將來如何。尙有多例，今不具述。總之，凡所謂婚姻不自由，或無愛情等等，以此爲託詞而休妻，或棄夫（如朱胡彬是也。亦留美學生）者，均係欺人。彼所圖者錢耳，勢利耳，功名耳。此邦之人，以及法英各國之人，最重財產。平心論之，女擇婿爲一生之計，其嫌貧愛富，猶可寬容；至於男娶妻，不問其德，更不論其貌之美惡，而惟貪其財。其居心尙可問乎？故西洋之女，常有貌極美，學極優，而一生嫁夫不得者。蓋以其財產有限，而男人欲藉此吞得一筆鉅款，故不來求此女也。言及此，更有駭聽之事。卽今留學生在此邦男女交際，自稱效法美國人者。其實則吾國娼妓之規矩耳。舉



此一例。吾友李君識鄭女士（勿告外人），已四年。二人自相定婚，然並未育證。人有問者，則云只不過朋友。雖其名不正，不願也。李過多日，則往訪鄭，不必言。每此間校中有熱鬧之事，如去冬之大賽球，及今年之畢業。則李必請鄭女士來觀。鄭之來也，與其妹同來。再借一美國老太太同來謂之監護人（此均按美國禮節。曼非謂其奇，特爲卿之而已）。三人同來之火車費，來回共約二十餘元（若遠則更多）。到此住女青年會。每人每日，房飯約三元餘，住數日則四五十元。赴跳舞會及宴會等，須購票；每票一元或至二三元以上。故三人來此一次，李費百餘元。此猶其甚儉者也（蓋李君平日極謹慎，又儉省）。若在他人則更多。美國規矩，少年男女同遊，凡房飯火車及零用各費，均須男人代女人出錢。卽女之同，亦須男人代付。男非闊綽，則女不垂青。女非有人如此招待，亦不敢出門。蓋各自出錢，則面上亦無光彩也。女之美者富者，羣事趨之。女之貌遜或家貧者，無人顧視。其人情冷暖刻薄之狀，局外人不忍述也。女惟求悅於男，男則炫財於女。是非吾國招妓之習慣而何？總之，今人澆薄已極，其間毫無禮義感情之見存。卽曼朋友之中，欲終身鰥居者亦頗多。曼勸之不聽。彼其所謂鰥居者，並非如古聖賢之克己制慾，終身不進女色也。彼欲不娶妻以省麻煩。以省養家之錢財，自己享用。而無論何時，見美貌之女人，則勾引之，與之行曖昧之事，以此終身，既省錢，又得快樂，誠妙矣。紐約有沈某自誇於人，言渠出洋以



前，在京滬等處，曾與良家婦女百人，先後共寢云云。如此之人，法律不懲誅之。中國之人，且從而崇拜之。女學生則豔羨之。嗚呼難哉！美國現今風俗極壞，從前則較好。今其人雖有早婚者，然遲婚與不婚者甚多。雖未娶未嫁，而已不知與幾多女人男人，曾有曖昧之事。故美國今日之「密司」Miss並非處女之意。乃此刻實無法律上之丈夫之意。所謂 *Miss* 亦並非貞童也。美國無明娼，而到處皆私娼。中國人赴妓館，多有應酬之故，在妓家多係喫酒、談話、唱曲而已。美人之赴妓館，則只為共寢。其人皆事忙，慣會作營業。故赴妓館者，只求達實之目的，過一小時即出。此類之事，○何敢多述，以污之耳。曼謹告罪。所以絮絮者，以見我留美學生情況之一斑。我國內女學生，只知崇拜留學生者，其可不憬悟乎！然而中國禮教終是深厚。故中國學生在此得保其貞潔，一塵不染者，尙屬多多。曼平日相與之朋友皆是也。曼有友某君，識女學生三四人，均與通信，已數年。曼力勸其速擇其一，聘之為妻，而絕其餘，以免誤人。渠不聽，謂如此方快樂，如此方有趣。嗚呼，吾為彼諸女友哀也。又有一友，自去歲以來，見曼常譏諷。謂足下未與尊夫人見面，而竟定婚，可謂情深，我們真做不到。曼面斥之，不甚與往來。蓋社會之中，壞人最多。中庸之人，受其薰染，亦難把持矣。曼生平所受同學友人之戲侮磨折，真不知有多少次。幸知心愛敬之朋友甚多，故不以若輩為意。蓋均小人之尤者也。不知卿仁厚高明，亦曾受艱

醜之氣否？……又某友聞曼與卿函，論解放及新文學而笑之。謂曼真笨蟲。那有女人而欲論此等事者。曼函去必觸卿之怒。嗚呼，此人本係胡說。然曼前者，以此等事爲人人生家庭幸福根本所繫，故不能不與卿討論，非視此爲無味之閒話，與卿來敷衍也。今既已盡知卿之心，此後曼毫無憂慮。則此等閒話，自可不再談。卿欲曼談何等事，但請隨便指明。曼當具所知以報。舊日小說中，有「韓湘子度林英」一書。韓湘子者，韓文公愈之姪，俗所謂八仙之一。林英，其妻也。湘子成仙後，因念舊日恩義，設種種之法，將全家之人，均度之爲仙。林英最後始得度。曼之反對解放等等者，以其實在有害於人（尤害女人），視之如鳩毒，不忍見世人受其荼苦，隨一己之力所到，欲挽救之。能度得一人，則先度此一人。卿爲我所至愛之人，若卿將陷溺，曼豈可不來救。若然，則曼有愧韓湘子矣。總之，今已全知卿之心，信服至極，此後彼此均不再談此，另談他事可也（以上七月十日晚所寫……）。曼現上課如恆，天甚熱，曼擬暑中得便，另照一像，成後即寄上。曼體貌庸陋，又平日不注意修飾，故對卿益增慚愧。去冬之像尤板滯。今特以最近之像呈右，俾如握手對談也（以上係七月十一日晚前所寫，以下乃七月十二日晨所寫）。今晨郵信來，而仍不見卿函，不勝悵悵。今先發此函，餘容續述。即請 近安。

曼拜上 七月十二日

婉容之夫，當即書中之魏文彬。蓋涇陽余曼既以日記示諸友，同時亦以此事絮絮告之陳女

士也。此書悉照原文錄出，未加刪節。以可考見過渡時代之一般風氣，及士君子之心情見解。雖多與本事無關，而婉容詞之作，適爲此時代之產兒。讀罷此書，再讀婉容詞，必更覺親切有味，顧此書所載，與婉容詞互有出入。魏生學歷，詩及之而書闕焉，一也。書載魏謀夏女未成，而詩序謂生所娶爲美國女子，二也。詩中歷數之薄倖，而書無之，三也。至婉容姓氏，及其學歷、家世，詩既不詳，而書亦無考焉。抑思此書所載投水者，固有三矣。余曼日記應或更詳於此。在新舊交替時代，此實最可慘傷之悲劇。意者，先生合此數事爲背景，而憑空描寫一婉容耶。則先生初稿，固明指爲魏生之妻矣。平日語人，又謂婉容實爲「某生」之妻，且曾畢業於某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云。則先生之確有所據，無容疑矣（按先生日記明謂效老洛伯體，爲某君妻投水作一篇哀詞云云）惜今余曼日記已佚，致滋惑耳。初因先生祕守婉容本事，凡國內賢達之有佻離之痛者，悉被讀者疑及，未免冤煞。今既有端倪可尋，夫亦可以大白於天下矣！

### 丙 作詩經過及影響

排印本白屋吳生詩稿自註謂此詩作成只一夜。

按徵引見前。

證之先生民國八年日記，則先生記憶天真。實發興於十月十四日。

民國八年十月十四日（己未八月二十一日）日記 早飯後，詩興蔚然。擬效 *Lidder* 之老洛伯 *And Rob n Gray* 詩體，爲某君之妻投水，作一篇哀辭。構想三四小時，未能下筆。

下筆於十五日，告成於十七日，蓋作成凡三日云。

民國八年十月十五日（己未八月二十二日）日記 枕上詩興怒發，卽開首爲某君之妻作詩，名曰婉容之夜。至午成四百多言。仍以白話爲之。

同年十月十六日（己未八月二十三日）日記 上午續作婉容之夜一詩。

同年十月十七日（己未八月二十四日）日記 晨六鐘起，續作婉容詩。至午告成。約千有餘字，分十七段。……

先生於作詩之前，富有醞釀。布局遣詞，匠心獨運。

民國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庚申正月初十日）日記 今日精神極煩悶。上午讀書寫信，皆不爽適。午後欲伸紙作詩，而凝思至五小時，不能落筆。吾自一年以來，凡所做詩，必於落筆之前，凝思數日。少者兩天，多且半月。如「秋歌樂、婉容詞、兩父女、寄祝樹坤生日」等詩，都是預加思索，不是偶然。蓋必擬題定後，繼以布局。布局定後，繼以造詞。造詞定後，繼以度情。度情都定，然後提筆直書，頃刻成就。再爲修飾一番，朗吟一遍，而不覺刺眼拗喉者，於是一詩全定。故提筆做詩不難，而埋

頭尋詩甚難。詩之好壞高低，不定於臨時之推敲，乃視乎平常之醞釀，醞釀不厚，則其趣味自薄。今人之詩，日做若干，以塗抹新聞紙上，未見有傑出者，即以日日做作，全無醞釀故也。

排印本白屋吳生詩稿，自註此詩計畫於民國七年三月，下筆於八年八月，作成只一夜，而醞釀逾周（按前有辨證）。

故能體會入神，文與情化。一怨一訴，如聞悲泣。令讀者心中有婉容，目中亦有婉容，兀自拋開不得，排遣不得。及見婉容之決出一死，無計轉圜，則終於齊聲酸楚，涕淚成河，是文字耶？是婉容耶？不暇辨矣。自此詩出，風靡當代，文學界中，未有盛事。

民國八年十月十四日（己未八月二十四日）日記 晨六鐘起，續作婉容詞，至午告成。約千有餘字，分十七段。以示志武。吾從旁觀察之，讀至十五段後，其聲已嗚咽，不復如前條暢。讀畢，則去眼鏡拭淚曰：「令人難過的很。比胡適所譯老洛伯詩，高出多了」。下午，又以示姚生。姚生爲吾分析解答，頗能發見言外之意。其伶俐實可愛。……

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己未九月十八日）日記 今日授吾所作婉容詞，連講兩小時半，乃畢。聽者盈座。甚至壁窗門隙，都爲學生塞滿。講至詩中十五段後，諸生多半淚下。有沈生海鳴者，平素號稱頑皮，至是乃潸然悲咽，不復仰視。有張生順銘，聽

至婉容決死之際，忽揮拳欲擊，大叫曰：「太不平了」。及十七段講完，至「一聲聲……哀叫他」，則滿堂之人，齊聲拍案曰：「好呀！難過的很」。甚矣，文字之感人也。婉容得不死矣。

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己未九月二十日）日記 得介民一書，謂於芷汀處，得讀吾婉容詞，使其愴痛欲絕。可以風矣。

民國九年一月（己未十月十七日）日記 得鶴琴一書，評吾之婉容詞曰：纏綿悱惻，不加褒貶，而某生之寡情，婉容之慘怛自見。令人不忍卒讀。

民國九年一月十九日（己未十一月二十九日）日記 胡老先生子靖，又自北京來會。謂在津浦車中，讀吾之婉容詞，使其悵然終日，不知車行千里也。

同年六月十四日（庚申四月二十四日）日記 得郭沫若自本福岡來書，評吾「籠山曲，明樓」諸詩爲有力之作。而「吳淞訪古」一律最雄渾可愛。「婉容詞」一首，使之另受一番感傷，尋出一種 *Sentimental* 之眼淚云。

劉鵬年懷碧柳 矯矯吳生鸞鶴姿，珠喉唱煞婉容詞（詞意悽惋纏綿，聞者淚下，湘中女子，至今傳誦不衰）。難忘愛晚亭邊路，攜手斜陽看葉時。——見吳白屋先生遺書附錄。

先生且至爲名姝所窘，爲詩乞止。藝林佳話，何以逾茲。

冬來兼及稻田女校文課，每往，諸生識與不識，遇輒羣起唱昔之婉容詞，若相笑者，意甚窘之，爲詩乞止云：稻田兒女最矜奇，買得吳作講師。苦我縕袍廊下過，嘲人爭唱婉容詞。莫唱此詞動我愁，南來遁隱幾春秋。聲華落盡無遮掩，人比寒梅更畏羞（見排印本詩稿木刻遺書本）。

嗟乎！詩歌之影響於人，不其大矣！天不幸而生婉容，固何幸而生白屋！天生白屋以傳婉容，九泉復何恨矣。抑思「詩必窮而後工」，先生不窮，又安有神來之韻，先生之沾沾自喜，固其宜乎！

（未完）



詩 錄

小雪前三日懷翊雲

趙堯生

山中書室坐龐眉，聞說全軍日退師。

全軍為上

久客喜連四使館，收京

愁望少陵詩。徘徊小待中原定，搖落深知九辨宜。一別中秋今小雪，儻尋梅約勿深辭。

昆明懷古

杜嗣盈

望祀求仙又一時，益州縹渺迓靈旗。碧雞金馬神安適，持節王褒枉費詞。

南詔風雲叱拓東，

南詔開羅風築拓東城  
鍾撫滇東即今省會

堪憐蜀魄化沙蟲。

唐劍南節度留後李宓  
兩次將兵擊蒙氏陣沒

二十萬人揚威鐵柱沉滇海，玉斧還輸天水翁。

耀武昆明漢鑿池，寵王賜印故羈縻。滇雲同隸中書省，獨有英雄成吉斯。

一著黃紵厭綺香，清齋合是報恩光。紅顏却羨知幾早，白首羞他老滷王。

近日樓晚眺

雍梁禹迹畫芒芒，滇國由來隔上方。空習樓船勞遠略，早揮玉斧示包荒。五華宮欲尋遊沼，雙塔尖猶掛夕陽。爲問昆明舊時水，試將輪劫話滄桑。

輿仆何嘗任轉移，居中馭外仰宏規。漢唐功業千秋鑑，蒙段山河一局棋。自昔風雲開六詔，于今形勢重三迤。梯航更關西南道，

望斷中原一髮時。

贈伯鷹四十韻

章士釗

平生黃遠庸，論文喻甘苦。品藻痒搔背，疏解指畫肚。力山述作才，文事輒見輔。多吾搖曳姿，謂是歐曾伍。二子吾摯友，鑑識且入古。黃論無間然，潘評意微侮。黃潘既下世，餘子未遑數。舉世無雷門，丁丁響布鼓。晚得潘伯鷹，談詩到水乳。神理已細膩，生氣尤虎虎。吾詩每愛讀，字字括以矩。長哦微風動，細評珠璣吐。琢句敵山谷，謀篇親老杜。稱道或過之，語出必肺腑。竊聞窮工詩，吾窮詩何腐。未信詩能窮，東坡發妙語。東坡詩窮人未信詩能爾詩窮本兩事，強合宜齟齬。大抵窮不堅，詩人乃絕汝。兩事吾俱劣，詩惡固其所。此理持訊君，轉詞未易舉。詩興顧飄發，泥沙

尤難拒。淵玄且勿論，指點仍圍圍。偶爾寫胸臆，得君非小補。  
鰲頭在年少，老夫首應俯。古今文章事，得失惟心許。不關韻有  
無，索解同阿堵。賞晉伯牙琴，名埋樂令塵。先後綜三士，氣誼  
皆吾取。應劉一時逝，好音埋黃土。谷空不見人，存者真鳳羽。  
吁嗟學詩晚，旬過高適五。獨謠儻無和，焉置蕭瑟庾。以此重君  
義，興到手自舞。共吟蛙互答，靜夜蘊真趣。往歲遼東遊，清言  
成怨府。李白江南意，聲詩可長譜。况在圍城中，綢繆先墜戶。  
對面且促膝，無影亦栩栩。名利路旁客，滔滔夫何覩。相知豈論  
年，把詩淚如雨。

答伯鷹

山活獨謠吟，風光正淒苦。忽聞足音至，一笑欲破肚。君本玄機

人，餘事乃汲古。縹馬閩風上，班揚下部伍。文字已芻狗，何地置台輔。斤斤窮與通，吾意嫌自侮。君詩厚貺我，珠玉難舉數。逸響入江天，自是宮鐘鼓。惜乎柳子厚，誤服石鐘乳。泥哉文心論，雕龍不琢虎。服食又何尊，文章本無矩。萬化貴夫達，理請爲君吐。吾出楚辭鄉，雖年志芳杜。綺歲盛朋遊，論交到肺腑。八九不如意，丘跖同一腐。求通轉不通，補苴更無補。以此重放浪，戶高首輒俯。道不鄙矢溺，物不神阿堵。酒友可吟詩，論師則揮塵。風月滿天地，隨手成去取。氣誼特聊勝，恩舊皆塵土。君曩從吾遊，身輕等兩羽。攀嵇或爲十，交呂亦二五。我儻援子手，子尤與吾庾。媿妍不可辨，恰好對鏡舞。夫子蓬之心，與我稍異趣。大抵境使然，無計關靈府。請速醫以詩，詩道不須譜。

宇宙在詩園，何暇別門戶。平生一羽扇，盜賊並栩栩。此詩誦三遍，奇效定可觀。止吟出門看，天泣瀟瀟雨。

塗山

鄒魯

我來古巴國，遂作塗山遊。山明復水媚，乘興遍探幽。山麓禹廟廢，何處謁冕旒。呱呱啼處碑，真武廟側修。夏后塗山字，尙留在山頭。禹娶塗山氏，祇載在江州。塗山有數處，聚訟遂不休。其一在當塗，當日會諸侯。其一在會稽，禹穴在其丘。遂謂禹娶此，世多不稽鈎。當禹娶塗山，二地未懷柔。從何娶彼女，白狐成歌謳。禹本生於蜀，巴郡娶所由。遮夫灘在望，啓母石可求。塗村復塗洞，遺跡實悠悠。塗山在巴郡，漢志無可不。乃知禹巴娶，生子方東遊。東遊致羣臣，始在江東陬。塗山名雖一，地實

各不侔。我今來尋勝，玄古慕遠猷。不惟山可愛，尤覺功難酬。  
奈何我禹域，今竟遭橫流。河山失顏色，神裔受踐蹂。對此益興  
奮，敢緩匡復謀。披戴事雪恥，勿令塗山羞！

平叔自瀘縣川南師範應約共遊峨眉相遇於報國寺感贈四絕句

陳銘稱

十年事業付奔洪，五嶺三湘北復東。無那飄零門館盡，相逢如夢  
意蓬蓬。

鏤釋鑽儒總共詳，會心無比駐瀏陽。誓循前烈昭仁學，海攬江翻  
又幾場。

攜手峨眉一惘然，重將心事告蒼天。相期無墜平生志，頂踵終須  
爲國捐。



小歡且復慰幾希，回首烟氛意共飛。賦盡山青還水碧，驪歌總不換無衣。  
夜宿九老洞仙峯寺八時入寢晨二時半聞鐘聲梵唄忽得一絕  
艱險人情已碾平，深山無復警鐘聲。當年梵意今重味，苦辣酸甜共一羹。

八日晨六時離九老洞向金頂景色絕美

曲澗喧長徑，峯高反射明。萬山衣翠被，林鳥一聲聲。

洗象池距金頂尚遙途上林木蒼鬱雲霧迷漫賦七律一首

萬嶂氤氳湧翠流，驕陽亙古不能收。山靈故擬誇神技，天女欣來駐彩旂。疑是廣寒營別殿，欲橫雲海盪輕舟。愧余尚負平生志，無那偷閒事漫遊。

上山

肯教塵網罣靈臺，一念凝時百念摧。林鳥峯雲勞款曲，無些餘欠返山來。

贈別春濤

江海遨遊各幾秋，金陵曾共釐金甌。而今血染中原盡，錦水何堪笑白鷗。

贈別竹軒

秦淮玄武意悠悠，光復同盟願已酬。劫火翻從天外至，聞鷄無復少年頭。

贈別開泰

軒軒霞舉錦江頭，傾蓋相逢意氣投。青嶺峨峯都踏遍，臨歧不盡

思悠悠。

步懺華夜宿五通橋原韻卽以爲贈

吾生五十秋，日與心爲敵。溯自少年時，持躬鮮轍迹，壯歲挽學荒，顧影懷孔席。邁步思雲衢，求師切乾惕。矯矯雲中鶴，東瀛幸良覲。寡言如玉溫，智足發淵頤。師門獨輝光，我始窺一隙。幸啓菩提願，天步破艱躋。佛子出忠孝，護國須攘狄。謹遵師此訓，戮力慚微績。板蕩節士操，王侯不可易。懷寶尙及時，何爲嘆樛櫟。

七月十二日敵機肆虐武昌罹及吾友陳君柱天及其家人君英俊純潔刻苦負責青年中所罕覩追念海外及漢皋時相過從其足使人起敬之處不遑枚舉悲恨之餘率句悼之

血肉飛橫幾萬千，對君罹厄淚如泉。國華勤護羨琪樹，卞玉含光訝楚賢。自愧絕塵遺老馬，正懸昏眼望青年。巴黎秋色成空憶，黃鶴樓邊恨永綿。

改作伯康見贈兩絕

痛哭唐衢口已瘖，賈生天逝屈原沉。蘄王底事行湖畔，風雨巖城尙縱吟。

誰道偏安國可成，青山青史不勝情。劉歸大峴桓歸陝，遺恨千秋想世民。

別武漢之二

負爾韶光奈爾何，夢中鼙鼓醉中歌。心遊寥廓容身窄，恨別江山落淚多。薪盡火傳觀剝復，天荆地棘辨人魔。世間因果森然律，

杵可成針待細磨。

八月十四日偕任潮德隣諸公東湖游泳小宴水濱被酒放吟一絕  
被酒披襟意氣豪，無窮憂憤感蓬蒿。秋風吹湧湖光淚，千古英雄  
付浪淘。

八月廿五日離長沙先夜賦長句一首

文物人材逐代華，發情今又過長沙。非關遷客輿憑弔，豈向湘靈  
體怨嗟。新塚有痕雄鬼血，壯夫不返怒潮花。嗟余七尺將安待，  
澤畔無心誦楚些。

二十七日由上峯寺遊方廣寺經赤帝峯藏經殿五律一首

銷憂登復去，赤帝館前經。黃瓦青山色，噪蟬濃葉聲。藏經新此  
殿，披甲久關情。緬邈關河迴，物華又幾更。

不寐

夜宿方廣寺

不寐泉聲徹夜侵，僧窗隱几對嶽岑。美人芳草悠悠思，碧海青天耿耿心。

遊南臺寺睹籬花有感

生涯應已同泥絮，世事何堪問歲華。少日風光猛一現，籬邊落淚睹紅花。

遊歸晚坐景氣初變憲丞得句云「溼雲穿戶冷新月透檐朦」晨起爲足成一律

山徑日歸晚，憑欄興未窮。溼雲穿戶冷，新月透檐朦。枕送千山寂，夢回一覺空。不知秋意重，晨起感涼風。

同何主席芸樵呂參軍長漢羣陳委員鳳光陪從

詩

錄

五一

國府主席林公遊嶽經半山亭小憩羽流迎候中有雪髮者 公招

之同攝一影

彭允彝

攝來白髮雙雙影，付與人間一例看。塵世孰非牛馬走，林泉終讓鶴龜安。且憑色相說平等，不礙雲山入大觀。半副嶽圖勞剪取，永留佳話在黃冠。

過鄴侯書院

異代猶知重鄴侯，鄴侯風韻信悠悠。聲聞妙慧同天耳，

侯知菩提聽

樓悅寒素高懷契火頭。

燼殘又名火頭僧

鐘鼎泉林隨遇得，圖書弦管後來

留。煙霞峯頂經題處，

峯頂侯題有極高明三字

筆走龍蛇俯衆流。

經上封寺登祝融峯

攬勝觀風興不窮，登臨直上祝融宮。萬峯星拱天無際，九面雲關



日在中。旌節南巡春有脚。河山北顧氣如虹。華嚴經唱聲聲遠。

時上封寺方丈寶生正集僧  
衆誦華嚴經求護國消災 護國心深方外同。

遊藏經殿余此行已三度矣

冬春寒瘦夏初花，此度無花興亦奢。特闢華嚴新講座。

法師空也擬闢  
華嚴精舍於此

選高俊僧徒講授華  
嚴經期三年圓滿 聽經聲處譜羣葩。

遊磨鏡臺

唐沙門道一在嶽坐禪懷讓講師乃取一磚於彼庵前石上磨之道一  
曰磨竹甚磨師曰磨作鏡道一曰磨磚豈得成鏡師曰坐禪豈得成佛

磨鏡臺今鏡有無，磨磚磨鏡總癡愚。源頭識得不磨處，淨體圓瑩與化俱。

歸途遊南臺寺

陪遊絕頂風開霧，回駕南臺曉放晴。搖落江山人一代，蒼涼寺塔

佛三生。

寺前有慧思  
禪師三生塔

從知出世非離世，證到無聲卽有聲。爲報天心

深屬望，紫雲環護踏梯行。

回長沙陪遊覺麓借赴湖南大學公宴即日送別舟中

七 層峯踏踏回，嵩呼一路若奔雷。春風到處豈歌遲，海嶽攜歸雲氣隨。黃蔡隴阡悲宿草，朱張薪火起多才。懸帆直上江天遠，送別還居獨舉杯。

題宋人夏珪山水長卷

李元鼎

夏珪墨妙人共知，趙氏所寶真瓌奇，有力者誰負幾走，公家收藏固其宜。寇君雅意餉藝林，攝以金版繫以詩。請諸官府示衆客，滿堂嗟賞無異辭。細者妙欲入無閒，大含元氣何淋漓。胸中邱壑藏幾許，直代天工具鑪錘。當年待詔賜金帶，合有丹青映軒墀。卷末署臣夏珪進，御府故物夫奚疑。何年流轉到關中，神物應有

神護持。八百年間亟世變，異代宮闕還黍離。丘陵草木緝舊國，望之暢然入逾時。平生不曾習繪事，對此茫茫動遐思。在昔神器歸民國，舊時鐘虞不少移。羣議剏設博物院，崇以簡命專其司。寶玉大弓屢盜竊，輿論沸騰誰實尸。故都風雲自變態，善後無策徒嗟咨。低徊遺簡深太息，中原文獻悲予遺。百二關河依然在，故家流風早陵夷。此卷雖係偏安物，殘山賸水甯可訾。安得繼今廣搜羅，以爲他日石室金匱作之基。

春日午晴與寒杉學長城上遠眺

冰雪春將半，登臨午正晴。對山中契闊，得鳥喜嚶鳴。隨處關花事，何年託耦耕。城南韋杜地，物物總含情。

伏龍觀筏夫行

詩

錄

五五

吳海梁

杜老作詩江水漲，浩蕩無垠驚壯湍。當年亦作最能行，夔州水手令人驚。寶瓶口內愁殺人，夜夜鼉吼鳴不平。人爲蒼天補缺憾，天留瓶口濟蒼生。檢江之右有取義，今所見者無乃是。行人遠望古雌峯，巨石千秋誰得比。一夜洪濤洗青嶂，崖崩路絕不得上。伏龍不出江心飲，行人引領樓頭望。千秋萬歲祝靈湫，煙波江上使人愁。安瀾載詠逢今日，又慶維揚送客舟。

李冰祠

都安三度觀開水，此日重來李守祠。砥柱蜀流宏建設，衣冠秦代肅威儀。懼伏百怪夸常志，報賽千羊有范詩。我讀遷書申景慕，閱風百代益多師。

青城山

我生夙未行青城，力作登山數日行。誦得青詞開福地，漫探紫府接瑤京。花如有意知時節，雲出無心解送迎。幾度傾杯忘世外，還從真宰悟虛清。

### 青城山

人云蜀山青城八百里，彭崇繁灌一帶觀大氏。都江平陸至此終，岷山山彙從此始。此山在蜀合有名，千尋古壁尙分明。杖藜攜幼不可上，拚將腰腳作山行。常人作事多奇想，長空寂寥氣蒼莽。人間那得有神仙，安期洪崖世無兩。一自蓉城疏散亟，好覓桃源秦可辟。相競入山恐不深，婦孺老弱紛然至。西蜀地形險足用，大廈將傾要梁棟。安危自古仗蜀材，豈慕長生探古洞。少陵詩句號奇橫，胸中山水勢崢嶸。何如天外最高一昂首，澆盡世間塊壘。

鳴不平。

伏龍觀

深潭之下有伏龍，燭照然犀不可窮。窗外看山雲四合，波心點水月當中。金堤天下無雙堰，玉壘川西第一功。漫詡澄泓闕百丈，靈泉地下接瑤宮。

林蘊石在杭讀律後家居不仕春余歸省因過其廬盤桓終日樂甚賦此記之

姚琮

交淡真如水，登堂第一回。人依深樹住，門對大江開。野趣生春草，詩情落酒杯。同遊知幾日，獨羨早歸來。

南雁蕩

知我欲山行，春風爲放晴。亂峯隨地改，好鳥以時鳴。禪意雲俱

靜，塵心水共明。山居雖一日，得句亦能清。

敬伯贈茅臺舊釀

潘伯廉

劫後茅臺賸幾村，流涎喜見一罍存。便教脫手能相贈，不待沾唇意已溫。撥甕知吾非避世，漉巾期子共忘言。直須爛醉輕千乘，河有征塵與酒痕。

十一月三十夜雨不寐

小樓暗夜風兼雨，獨念佳人巷陌間。知倚篲與穿卻曲，最憐羅襪忍單寒。羈心乙乙抽思亂，倦枕遲遲着語難。反側漸聞飢鼠躍，願君歸臥夢魂安。

方寸

莫倚雄心隘九州，可知方寸幻春秋。情忘政恐經三宿，志大徒令



集衆憂。襟袖陰霾凝冷石，肺肝風雨隱危樓。孤生飽歷淒涼味，  
賸賦幽通廣四愁。

古意

自知頽弱噤難聲，凝望空憐太瘦生。待寫沈哀還未敢，玉人眉宇  
有陰晴。

倦眼

倦眼仍難合，迴腸恨枕函。見君不能語，何異隔千山。

元旦偕友人游李園四載不履此地矣

李園高絕近蒼旻，與子相攜及歲新。初御褰衣端稱體，略添脂暈  
更宜人。重來豈獨滄桑感，百世終慚嵇阮倫。迴踏石橋迷履迹，

苔痕如舊畏凝神。山園一日，詩亦不盡。

奇懷苦思真無盡，此日登臨說寫憂。一望迷茫霏薄霧，兩江迴合聳高洲。安知我意如君意，乞遣君謀共我謀。爲愛芳華愁晚節，勸君莫惜更淹留。

雨夜黛吉店中

人影門前疊夢過，爲君數盡匣中歌。自知塵劫中年甚，未省幽憂此夜多。陌上羅敷情共苦，棊中珂顙淚相磨。飄燈隔雨尋常事，獨縮羈心奈若何。

友人歌歐洲曲子感於曲中之意遂譯爲詩

昨宵羣動息，吾醒緣夜鶯。哀鳴隔山林，明月如黃金。推窗縱遙矚，夢露迷沈沈。嗟哉同心人，此鳥鳴爲卿。嗟哉同心人，此鳥鳴爲卿。

思君歷長晝，夜夢靡由停。既醒不見君，零淚迷吾睛。似聞菩提樹，中有低嘆聲。涼風起遙夜，吹此忽飄行。嗟哉同心人，歎息都緣卿。

勿謂君可忘，願忘願未能。繫彼睡中花，漁林泉良夜清。環吾之所見，一一呈君形。高天凝淨碧，璀璨懸繁星。繁星方默禱，所禱皆緣卿。

友人見吾譯詩謂勝原作

湖海元龍孰更豪，卷藏健筆斂風濤。三公九錫難加喜，政要伊人一字褒。

廿年吾已悔狂名，藝海看人掣巨鯨。持與班昭通薄笑，寸心千古待君評。

友人習書自謂無進賦詩慰勉之

腕下尙遲堅筆陣，意中先已近鵝池。會須乞汝簪花格，靈雨空山寫楚辭。

一月十五日有紀

初聞屋角起驚雷，陰霧沈沈震欲開。愛極還期同毀滅，抱君蘭質願成灰。

不經地折天崩事，誰信峨眉勇絕倫。檻底呻吟渾未覺，玉纖斟茗自停勻。

飄瓦驚魂候已過，回腰攜手奈君何。三生癡念能償否？一瞬悲歡爾許多。

夜檢所贈友人諸詩

詩

錄

墨有淡與濃，紙有長與短。字有草與真，意有隱與顯。剗肝苦未足，入目竟欲泣。積鬱接遙星，餘恨振虛館。撫膺遏悲愉，飲水知冷暖。含茹多不嘗，刊落亦俄散。帶敝寧復珍，腸曲難驟斷。穿脅別貪癡，追影繫妄誕。

長歌以當哭，有人呼欲出。吾將呼此人，憔悴菱荷服。英姿挺龍鸞，雅抱蘊珠玉。胡爲不自惜，顧頷長局促。見君鬢點霜，見君心轉轂。永夜膏自煎，銷蝕乃爾速。君悲動我神，君樂動我目。吾將攬子祛，共子慰幽獨。鑒影噤無言，此子故爲僕。沈寥天地間，自泣餘自讀。

行嚴丈重蒞渝州賜詩三十二韻舉黃遠庸潘力山兩君論文往事以喻伯鷹之談詩所以誨勉之意至重敬次一首

治少亂常多，萬禳生民苦。鬱勃終難言，盡納東坡肚。烈士空有  
徇，多事究今古。洛陽一少年，乃恥噲等伍。賦服悟已遲，何用  
震三輔。神州值板蕩，風雨正予侮。英豪競戮力，豈暇更僕數。  
袖手文苑游，聊堪應桴鼓。微言若洞禪，誰其嗣法乳。物性有感  
通，雲龍與風虎。摠衣昔謁公，志乞匠石矩。超超解玄筭，一一  
爲傾吐。譬如讀春秋，癖左恰逢杜。沈澹生齒牙，風雷扇肺腑。  
心意豁然開，一掃儒生腐。天地坐缺殘，乃重女媧補。登高揮古  
絃，四顧萬山俯。斯文能補恨，甯惜老空堵。富貴何有哉，無令  
蠅污塵。朝來賜長詩，狂簡多所取。頓覺白虹飛，奎光輝九土。  
頽頽二子間，隱愧差池羽。所嗟俱已往，璧月掩三五。及今痛六  
朝，低徊慕徐庾。千秋氣類感，意愜自起舞。聞聲或相思，對面

或異趣。唯公立廣教，潭潭丞相府。多士登龍門，姓字蔚可譜。故知天下公，陋彼囿門戶。十年憶囚繫，一夢驚蝶栩。干櫓紛中原，顏色喜再覩。時會未可知，墨瀋化霖雨。

行嚴丈拓賜詩爲四十韻復以見示勉再奉呈

韻險耐長吟，乙乙抽思苦。深宵倏潛越，微明見魚肚。譬如率偏師，迷道失夾輔。棄甲伏窮靡，安能整卒伍。自憐幼不學，刻意與爭古。漢魏孰頡頏，唐宋孰狎侮。悵望千載間，試爲屈指數。夫子猗蘭操，泠然一再鼓。神遊三百篇，冥合水溶乳。却憶建安來，陳思稱繡虎。當時論諸公，豈不明規矩。獨其忠愛心，百折茹復吐。陶阮得宗風，遂以開老杜。幽夔通魂靈，慷慨激心腑。陰霾發電光，神奇出朽腐。若其無根源，關口不得語。解人難強



索，貌似終齟齬。豈有跖與夷，竟可相爾汝。四海多英豪，吾願各得所。文藻壯江山，政賴衆擊舉。辨澗復辨淄，誰迎抑誰拒。要在廣詩疆，仍期固詩圉。經國有大業，何得謂無補。歷維公生平，山立無仰俯。脫手冰雪文，仇讐亦心許。及今老耽吟，傳觀更如堵。誰歟行玉山，誰歟揮玉塵。游夏受麟經，仰讚固無取。天運際艱屯，禹甸無樂土。飛鳶結陣來，人命輕一羽。坐此齊彭殤，一十等二五。咄哉秦李斯，還欲分廁庾。惟茲文字禪，淵玄起我舞。八極恣冥搜，一語幻奇趣。就中論漂泊，尤令感開府。豪吟神儻接，密諷聲能譜。知公必莞爾，粗許識堂戶。龍騰雲自生，莊醒蝶猶栩。竊持薪火意，百世待共覩。迢遞巫夔山，淋漓墨池雨。

伯鷹誦詩之聲夙爲師友所譽行嚴丈一再賜詩爲獎敬次韻以謝  
元音天地在讀書，此舌端須稱霹靂。謝安洛下書生詠，不待撫箏  
能感激。丈人愛我以詩張，但恐醉歌如翳笛。隔籬徐聽必有人，  
疑義還期元亮析。

六月望前一日雷雨初過山容濃翠庭樹如沐長虹耀彩五色繽紛  
景物奇麗江南所未覩也時則美利堅廢止與日本所訂商務規  
章電訊播傳世界震動島倭窮蹙日夕不支卽物嘯時欣我之得  
平 山崩庶幾戰勝克敵之兆與喜而爲詩呈 右任楚僉兩院長 鮑鶴雛  
乍聽飄雷震，旋欣酷暑銷。翻山浮溼黛，一雨長餘苗。回鞞千鈞  
鼎，奔馳驅萬國輶。試看掣電手，彼醜敢相挑。

巴郡雄巖邑，行都建置間。夕虹煊五彩，好月出千山。有道知多

助，羣生歷諸艱。老儒將破硯，喜氣溢柑籛。  
還憶江南雨，蕭寥入坐聽。水邨過小暑，露砌看初星。離思應難  
遣，殊方已慣經。天橋今夜月，照影亦亭亭。

黃山放歌

借服務團童子軍同登天都作

羅卓英

春光明媚樂融融，一羣戰士好陣容。青年男女笑哄哄，游春來訪  
黃山翁。脚力健兮興致濃，登山好比打衝鋒。爭先恐後逞英雄，  
昂然直上天都峯。側身四顧好晴空，蒼蒼莽莽目難窮。誰鑿乾坤  
大竅通，誰撐塵劫開鴻濛。卅六奇峯立天中，天都更作衆山宗。  
壁立萬仞如元戎，環而拱者諸將同。有石怪峭鬼斧工，奔猿跳虎  
蹲獅熊。數峯長劍插崕峒，此中倘有黃石公。有松澎湃濤聲洪，  
撐枝挺幹飛虬龍。怒根裂石氣力充，岸然不受秦皇封。俄而霧湧

雲蓬蓬，如涉滄溟浪淘淘。神山不見仙人蹤，海上那有蓬萊宮。  
蝦跳蟹橫逞其兇，擾我門戶津滬淞。清平禹域來毒蟲，誰爲健者  
掃妖烽。大家齊心駕朦朧，大家齊力去反攻。臂挾十萬射潮弓，  
直指扶桑黃海東。中華兒女盡精忠，富士山旁戰血紅。踏平三島  
唱大風，歸來天都好紀功。

鷄公山同柏麓夜語

工部憂時淚滿巾，放翁愛國老吟身。吾儕日日親戎馬，似覺今人  
勝古人。

宜春登化成岩

我至宜春春正宜，含芽萬木發新枝。欣欣景物陽回暖，處處生機  
雨暗滋。遠岫峯環權點將，長川波靜佇明時。名賢曠代留芳躅，

武達文通實可師。

宜春台野望

層台傑閣步丹梯，眼界高懸望不迷。雙水縈紆疑帶曲，一峯孤聳壓城低。黃金布地花應發，綠野涵春草自萋。報道前軍消息好，定驅狂寇慰羣黎。

紀夢

羅家倫

明髻不掩嬌憨態，戲觸簪蘭惹薄嗔。似證佛蘿伊德語，兒時稚愛夢偏真。

有悟

春到江南挾大風，遠天凝靄紫微紅。會知生命奇葩夢，吐自呻吟疾楚中。

七月七日戰場作

王陸一

大義除侵暴，飛騰海水初。羣邦勸揖讓，上國獨征誅。世已輕盟府，仇猶藉護符。起看天地色，不覺一軍孤。

謀定三年克，從容伐鬼方。名城恢楚越，秋馬振河湟。痛語移軍下，窮兵入寇荒。更添兒女憤，今日共疆場。

刁斗明新令，前軍報合圍。謀夫哀骨嶽，勝策出金徽。九地齊攻勢，聯兵斷敵歸。告天橫一淚，文采照戎衣。

莊嚴經此戰，國命向昇平。賤灑羣胡血，從知僞種情。萬端求舊闕，大政急民生。卽此宜籌策，山河礪帶迎。

流離千萬戶，乘勝幾人還。血肉曾耕地，烽煙入夢山。野營猶戰色，故邑各愁顏。淚定談翻覆，心摧遠道間。

播越定頻經，風花幾候亭。江聲盤激石，兵氣墮危星。志士宜辛苦，征年不渺冥。所悲無恙國，人負故山青。

空警

舉邦爲爆彈，乘笑擲中華。豪放如孤注，飛沉絕暫譁。深仇無岸谷，及爾入蟲沙。聲色從俱厲，援弓萬萬家！

合川濮岩寺卽景

黃右昌

濮湖名著古叢林，唐宋碑文尙可尋。江水合流環碧玉，菜花遍野燦黃金。豈無歷史存喬木，儘有絃歌惠好音。此去釣魚城不遠，長留日月照丹心。

註：宋將張珪爲合州知州，屢敗元兵，釣魚城卽其營地。

舟次宜昌

韻寶化



中宵離漢水，三日到彝陵。萬里孤帆雨，舉腸百尺冰。浮光煊峭壁，暮靄繞荒塍。踽踽秋城外，宛然行脚僧。

涼颼吹斷岫，鐙火擁荒城。無地可投宿，有懷未請纓。扁舟維古渡，孤枕聽江聲。入夢天將曙，猶呼夜斫營。

大盜固有道，小竊亦知術。乘吾倉忙際，舉手探囊得。錢財原糞土，芟芟何足惜。天蜀逾三旬，目與游民接。妙手愧空空，欲贈別無物。

山居雜詩

吳齊

昨日春陰雨不休，桐花凍結淺溪愁。千門碧柳帶寒色，一夜青山盡白頭。細草營營搖野岸，落紅片片墜南樓。風光信美歸心懶，

任此安居在雅州。

春寒漠漠壓山茶，三月邊城鄉意賒。  
古寺燈昏愁夜雨，小樓簾重半沾花。  
天涯濁酒聊斟飲，破屋殘書可住家。  
醉後喃喃多苦語，逢人淚眼問三巴。

山寒

山寒煨酒坐，犬吠寺堂空。  
細雨溼春夢，殘燈怯夜鐘。  
愁多和淚飲，墨盡爲詩工。  
一夕劫風雨，來朝有落紅。

呈右任先生

劉味冬

東望巴渝嘆倚樓，談兵說劍總生愁。  
離懷莫遣貧兼病，荒縣無聊夏亦秋。  
如此橫流真扼腕，居然憑社可封侯。  
曾知霖雨蒼生願，一滴何時潤似油。

小駐征軺意未舒，鴻飛萬里插秧初。東裝正恨京都遠，警報時逢  
戶口疏。雲散天邊風月淡，人空官邸歲華除。伶俜已忍身離亂，  
強息一枝總不如。

曾荷幘幘入幕賓，早知東閣惜才真。一朝元老懸秦鏡，三口浮家  
墮葉身。黯黯鄉愁成獨恨，茫茫世路有誰親。先生本是靈光殿，  
獨立天涯慰故人。

江津參觀皖校并訪獨秀先生

李寅恭

艦達江津路轉夷，歲闌病起出門遲。舟人指點蕭森處，已過橙黃  
橘綠時。

廿年不見陳夫子，未改鄉音促膝談。重慨國人無覺悟，東隣入寇

此爲三。  
陳先主云：甲午繼以戊戌，各國聯軍入京，實日人導之，今爲第三次戰，而我族

上恬下嬉，固儼然也。

沉叔偕乃堯見訪

神交廿餘載，多難始逢君。瀛海從頭話，滄桑入眼分。咿唔文士習，慚媿老人軍。握別巴渝道，寒風酒半醺。

送琴友之安化

安化沿資江，源自洞庭出。巽舍宅於斯，處處林深密。君今應遠徵，臨歧惜此日。憶昔同來川，舟行不滿七。爲觀巫峽雲，擁衾忘羸疾。游子每思歸，君去未可尼。有似韓昌黎，客汴亂初謫。寫贈東野言，但見情親暱。茲者欲送君，愧乏班生筆。入黔轉湘西，長途安且吉。

赴北碚

殷莊沉

一路使鷗鷺，今番計水程；曉風厲金剪，初日掛銅鉦。夾岸叢山峙，扁舟鼓浪輕；嘉陵江上去，欲暫息遙征。

重晤行嚴先生有詩見贈率爾奉答

嚴先生

前

無題

往于滬瀆揖孤桐，又向巴僉廣座逢。振始玄風居斗北，起衰文字障川東。便從韓柳明奇趣，肯與梁胡論異同。此意聊爲知者道，百年寥落幾儒通。

惱月詩

往往破宵睡，初弦到下弦。鐘聲來夜半，起坐小窗前。多事清光裏，危疑夜襲時。不緣民命重，惱月定無詩。

題晞髮集

楊白華

竹如意碎西臺哭，莫歸來兮關水黑。七戰冬青山南鬼，龍髓根護

不能食。臣心無福臣肺裂，欲射天狼弧斷絕。饒歌鼓吹雲五采，  
紫電蓋宿日離海。藕孔投龍海沒，胡兒海上駝鈴急。人天憤起  
觸殘紅，無社晚汐信亦空。野猿引子住故宮。

題笠澤叢書

鉛槧還展笠澤書，湖蓮如書掠衣裾。橋南便有成雙檜，不見吳波  
肯作居。

## 毛詩課敘

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誰敢侮予！今則流血百萬慘不可言矣。事前有備，謂之未雨綢繆；事後追隨，謂之亡羊補牢。然今日之亡羊補牢，又他日之未雨綢繆也。綢繆在作新，作新在作氣，作氣在觀感而憤排。聲音之感人也，成於樂而興於詩。古人於詩，朝會燕饗則歌，鄉飲鄉射則歌，迎寒逆暑則歌，一室琴書歌聲若出金石。蓋無時無處無人無事不歌，此其所以日新不已也。合樂曰歌，樂亡而歌亦亡，吾獨奈何哉！王明歌詩，一人堂上舒徐節奏，十餘人堂下隨其節奏密詠酣吟。徒歌曰謠，亦善權方便而可法歟！滬戰烈，渡江棲六合，兩閱月成毛詩課三冊，節彼三百篇之三十以爲鏢也。繞梁裂石，奮然起矣！民國二十七年五月，歐陽漸敘於江津支那內學院蜀院。



詞錄

思佳客

沈尹默

飛鳥長空未是閑，大河流恨更漫漫。密封細字從人寄，淡墨新詞  
好自看。驚聚散，數悲歡。一生懷抱幾回寬。人間儘有傷心  
淚，真到傷心淚已乾。

入聲甘州

聞警

定清秋，雲夢楚聲明，旌旗耀連波。正江圍沉纜，孤山橫障，霜  
黛峨峨。一箭馬當風急，北望碎黃河。策府高難問，簾卷愁歌。  
警夜對江傳火，漸城荒戰氣，人斷巖阿。賸蒹葭亂白，辭國

露痕多。痛移軍元規樓下，總南山翔鳥北山羅。艱危最，控長風  
了，吹淚如何。

滿江紅

自題古城烽火

瓊島瀛台，都付與荒煙蔓草。空悵望古城烽火，夢魂繚繞。故國  
河山留半壁，長期征戰平三島。願中華兒女奮雄威，黃龍搗。

盧溝恨，終須報。奸偽醜，何時了？怎衣冠禽獸，靦顏詭笑。  
無定河邊堆白骨，妙峯山下傳青鳥；定驚天動地與人看，功成  
早！

慕山溪

陳家慶

幽燕薊冀，自昔多奇氣。百二古雄關，看千載山河壯麗。龍樓鳳  
闕，霄漢鬱葱龍，天橫翠，星呈瑞，好景渾難繪。堯封舊

地。忍把從頭記。偏壞好家居，恨纖兒無端自棄。范滂何在？慷慨憶登車，金甌碎，銅仙淚，誰攬澄清轡？

菩薩蠻 寄兄弟

楚天千里風初咽，片帆漸到寒時節。年去又年來，江關老霸才。

芷蘭休更賦，留取凌雲句。落日黯神州，誰深故國愁？

思佳客 除夕

蔡濟舒

烽火彌天送歲華，自憐殺敵志猶賒。一錢不直慚投筆，萬里從亡  
早毀家。樓似鴿，室如蝸。清尊幸復對梅花。漸看畫燭堆紅  
淚，忍聽街頭爆竹譁！

菩薩蠻

劫地春早海棠盛開迴憶舊京了園中海棠浩劫後纏懸在道感懣身之，姊妹血凝面。

劫地春早海棠盛開迴憶舊京了園中海棠浩劫後纏懸在道感懣身之，姊妹血凝面。

狂花着眼春成路，山川長護香如故。怒發記經年，  
枝枝血勝前。  
名園憐谷換，枯死應存幹。烟雨舊京空，芳心未許濃。

早過寒。

對面語，空賦詞。帶尊筆，更博詞。柳花畫圖，

燕火飛天，笑盡華。自縛詩，燧法律。一發不重，對對，萬里發。

思君客

並蘭冰，更翅，留娘雲。日。暮日，臨棘。柳。蕭瑟，菊園愁。

禁天下，皇風。時。亂。其陣，補。匪。寒。初。前。平。去。又。手。來。玉。關。空。露。下。

苦調蠻

苦思

謝登車，金。冠。新。離。命。疑。龍。覽。驚。雷。響。

世。原。野。新。雨。前。日。對。秋。寒。氣。壯。士。民。風。自。我。新。新。同。奔。下。瀾。

大雅曲之笈支錄

離一類 風和秋。

新秋水。後停車餘日。無前。許崇顯

【仙呂遊四門】連朝風雨過南樓。酷暑一時收。新涼漸漸侵窗牖，

湘簾怯上鉤。愁轉瞬又中秋。明表詩來惹紫香。

請早客來

【正宮甘草子】天初曉。綠樹陰森，一抹輕烟繞。好鳥枝頭鬧，小

犬花下號。又聽柴扉幾陣敲。趁飄涼客來早。見面歡然譚又笑。

舊好新交。高。條並。後壽。感。風。

【南憶江南】尚留野。雲飛

【南商調山坡羊】尙記得斜陽瓦官留照，冷清清，蔣阜雲撫，碧沉沉，沈沈掃葉樓高。剩淮流，送盡鶯花棹。遍這遭，更風飄雨飄，青衫溼了，白髮江湖老。試一想，這龍盤虎踞，作虜騎空壕。飄也麼蕭，寫不盡淒涼稿。莽地麼騷，譜不盡興亡調。林林面面，小

江津來

盧前

【南呂四塊玉】樹樹梢，灘灘市，映秀誇來老柴詩，

子尹過江津有看詩見巢經巢集

山徙宅今年事。踞幾時，斷幾時，又到此。

塔影孤，汎水抱。近郭車鈴耳邊嬌。黑龍對岸蓮池眺。筍半包，鱸一條，風味好。

次韻和公武丈

【中呂四邊靜】依然忠勇。袖底豐城劍似龍。明日裏怒馬南東。伏

波老威名重。收功。獻戎。看叱咤風雷動。

柏年圖贈鄧禱仙翁

鄧翁主聚奎三十五年

【中呂醉高歌】鳩籐斗笠芒鞋。襯一種和光霽靄。山中桃李盈盈在。笑指着東風翠柏。

### 渝沙道中

同舟一女子出詩承余有黃了江濤五月天句語至可味以爲有臨齋棒喝之意也

【雙調殿前歡】鬢毛凋。南來北去敢言勞。艤舟又傍龍門浩。毀室  
傷翹。伊周汝自豪。綢繆早。怕孤負隗臺召，聽一言猛省。黃了  
江濤。

秋夜

良論

潘明娟

【雙調水仙子】客中寒夜倍淒涼，月影依依似故鄉，孤燈挑盡柔腸



斷，寄家書心事長。  
歎分離幾度風霜，久盼平安報，爭看寇篋  
張·高枕上夢見爺娘。

五言。

爾際。秋風吹白髮。爾髮平。秋風吹白髮。黃了

【一轉以韻押】響手語。南來北去短言長。離書又對門門語。題空

蕭瑟意中

奔。笑說青東風翠柳。

【中呂調高燭】默繡衣登宮簿。一感秋衣美露。山中將李燕燕

林水關領撥蕭命

張謇詩集卷二十六

山中將李燕燕

# 新體詩錄

## 蜀南紀游

二十九首

黃炎培

(一)

去！去！三個車兒。別了行都，向何處。試  
從頭細數，丁年六七，老成三五，平分五組，更  
不少從游，新舊舊侶。却爲西南慶得朋，齊向蓉  
城樓取。小龍坎，小小風波，算關橋龍門初步。  
直跨老巖，多少山城，一霎眼波溜不住。黃昏  
時候，斜風細雨沱江渡。到明朝，日未西傾，走  
盡成渝路。行行回想：想江湖海覆，百萬健兒戰  
苦。

(二)

成都五日忙纔了。拜軍民當道，訪七賢三  
老（外二老物故），索公文資料，聽諸方報告。  
剩一肩行李蕭條，還掛個奚囊，特裝詩稿。更無

片刻休閒着，既不許文君繼晷遺遙。又不曾向司  
馬橋頭吟眺。問濯錦波清，浣花日暖，辜負春光  
多少？

(三)

一隊長驅打箭爐，千隊雪山深處指征途，遠  
喜南來吾道不貧孤。夢李白詩篇，屋梁冷月，讀  
徐熙畫本，林下羅敷。望眼似愁胡，隔銀河。試  
問黃姑。斫桂仙人舊姓吳。

(四)

（同赴南路視察者：李璜、冷通、林虎、梁  
棟、羅厚安、胡博淵、吳有炎、李雲田、黃  
煜林、徐子爲諸君。）

驪歌忽唱，感夫人送我多情，臨歧凝望，道  
一聲珍重，便電掣雷奔，奔向樂山道上。卓忙驚  
專員縣長，演說登台，坐談設席，打動了牛角

生，蒼顏老丈。天真爛漫童年好，問報國吾將安往？公餘一棹滄江，佛頭無恙。只斜日雲封，不見峨眉惆悵。

(五)

昨朝卅里訪蘇稽，今日牛華廿里溪。溪聲緩，市聲遠，此地是產鹽票岸。忽看十丈飛泉雲外飄，無數枝條，恰似茅龍新換茅。行雨行雲，暮暮朝朝。似楊柳滴露梢，似灑頂醜醜妙。是何技巧。向井中汲取鹽泉，仗日光風力，水氣散將多少。借問鹽官何處？行人遙指五通橋。

(六)

五通橋入健爲治，問健爲舍人。長眠何似？步出紫雲宮外，化工神妙，平地樓臺起。美哉健爲，銅山崎嶇，岷江縈紆，山前錯落村居，江山往來舟輿，竹根之鹽可煮，嘉陽之煤可儲，清溪竹木滿車，五穀穰穰滿家，其地其人，可歌可呼。我愛健爲，還問健爲愛我無？

(七)

宜賓古西南夷，此地槍桑無極。巖巖穴深，玉棺未蝕。征塵乍拭，又風動士民千百。敝昆一路通朝夕，料鹽鐵書成，桓寬未識。況牛革蠶絲，茶芽桐液，都合付海嶼貿易。司令紅纓威武甚，聽馬哥兒一聲得得，偏愁昨夜泥濘，咫尺荏苒不息。

(敝昆路用驢馬馱運貨物。凡馱運，一匹戴紅纓前驅，稱司令。眾隨之行，絕不亂次。御者揚鞭爲導，稱「馬哥兒」。

(八)

三個小英雄，愛國狂童，典兵未及去從戎，看甘心投筆，別母而東。張耀光乎，尙彬儒乎，舒光明乎，姓氏都應付史公。家書一紙慰慈容。無以兒爲念，待他時殺敵成功。還家一騎，高堂拜見樂融融。此義大堪風，槐煞青年多少，標語一場空。問俗來南廣。熱淚欲沾胸。

(九)

瀛洲仙閣今何在？一片蒼涼沙渚。沙沈處，

徹夜寶光騰吐。富媼何曾愛寶，未墜徧地哀鴻苦。貨棄地，良堪惡。願一齊拋却私囊，普天下莫非國土。况艱難天步，民生國計誰來顧。南溪一水，聽父老哀腸訴。

春陰漠漠「桐花凍」，斜風一舸江安送。城外竹如山，稍補江村生事艱。試看亭亭萬個參天綠，農家十年葺新屋，長夏清陰消暑溽。筍味甘於肉。籬落疏宜菊。道人冠，僧人鞋，製爲百器推心欲。爲興爲筏，山行溪行穩飄速。以之爲紙，千年文化絲絲續，開民智，匡民俗。以爲箭鏃，殲彼凶頑，復我邦族。其心虛，示好學惟日不足。其節堅。示立品清貞不辱。烏乎諸生！可以人而不如竹。女師英英，於鄉有聲。我嘗在檣。「尊師尊世閥。愛竹愛江城。」

（蜀過清明轉寒，名桐花凍。馮，江安望族。若飛夫人，吾鄉莊思緘先生（繡寬）女。異鄉相見，贈聯：「後學尊師尊世閥，平生愛

「雷風雜雨」，非由去  
「竹愛江城」。

（一一）

江雲重重，江流溶溶。多少江城，盡在畫圖中。黃昏踏上瀘州市。想當年交兵瀘納，護國成功在此。到如今，一十六萬家，九十六萬人。蜀南大郡誰堪比。滄桑漫記。且郡隣鎗張，山堂騷召，粗了乃公事。去來多謝一江風。送我隨流東復東。萬一昆陽雷雨護送到吳淞，何待他年家祭兒孫告乃翁。

（一二）

曲曲沱江碧，流入長江一色。十里洞窩少息，危壁仰攀百尺，奔瀑天然有力。落日歸途纒漢村，有鰥倉叟窮俯門，霜頭藍縷裹破禪。歲朝典兵擊籤何喧喧。里正來賀兒掄元，獨子免役誰與論。親隣贖資供晨昏，叟乎初未得一文。大府顧穀情意溫，叟乎亦未得一升。問叟何因嚙嚙不敢言。荒江一舸慘然別，三齡稚孫癡立望江泣。

（一三）

客裏光陰草草，舟行倦了，換個車兒也好。  
尋常谷口經行慣，初不道小小山村，潢池弄盜。  
樞輪轉眼陳昌到，看小試牛刀，絃歌善導。絃聲  
裂，歌聲咽，男兒血灑沙場熱。臉紅女千家，薄  
燈夜績。猛回頭，鴨綠江東，麻衣如雪。

(一四)

內江之糖自貢鹽，天下美味誰能兼。舊海忽  
忽三年淹。炎炎地中火，汨汨地下滴。自流之井  
泉自流，釜溪之水釜自煮。美哉此土，天助自  
助。琴瑟駘鼓。我思淮浦。

(一五)

中華國魂何在？民族復興何賴？兒孫代代，  
只到處青年可愛。與君一紙書，贈君千萬句。  
「愛國，愛人，自愛」，舍此無他語。言在口，  
文在手，我是青年之友。青年乎！立我志，百年  
後。修我學，一長夠。舍我身，爲國有。言不  
欺，行不苟。

(一六)

如此江山，黃金天錫。如此生靈，艱難衣  
食。荒荒籽柚，昏昏鬼域。眼前一切，都留與吾  
人努力。細車過蘭陽，韭菜麵條陣陣香。君  
「排道」，我「帶黃」。一餐飽我長毋忘。榕陰  
十畝王牌坊。忽聞龍虎官道集暴客，昨盡三車男  
女血潑赤。

(蜀俗麵團煮呼「排道」，煮生些呼「帶  
黃」)。

(一七)成都再發

西州門外長隄柳，北瀾都江，西鑿金頂，南  
泛烏尤。問留得屐泥幾厚，一車今又。看滿縣花  
飛，人物何論新舊。滄江再渡烟波盡，只莫誇橫  
流，一窩難受。料大峨此日憂齊，低蹙眉峯雲  
皺。

(一八)雅安

蒙之山，巖巖容，蔡之峯，青葱龍。雅河一  
脈流其中。出塞入塞入西東。邊城落日摩肩從。  
美哉風土，秀哉士女。「清風雅雨」，誰固吾

漢源縣舊名清溪，多風。雅安多雨。故稱「清風雅雨」。

（一九）觀音舖——雅安南觀化鄉之一村。彼姝，當爐。羅敷，有夫。鳴鑼，催料。債多，奈何？荒村觀化徘徊久，溪山深處多佳秀。

隔溪幾箇山神醜。種肢叫乞街頭叟。無禪野李陳當對。一窺金碧門楣，珠璣文字，都付與風欹雨朽。不待讀君詩，早想見當年婦媵。溪聲如舊。

隔牆十年前後，更贏得吟囊淚袖。逆旅壁間民十五雅安縣長題詩，大意：廿五年前車馬填塞，今市況蕭索。末句：「惟有灘聲似舊時」。

（二〇）景經

高山四月桐花怒，朱櫻初熟穀始布。輕輿來自雲深處，川石滑突不成路，輿夫傾跌不成步。

勸君莫嘆路難行，一路千夫血淚成。勸君莫責輿夫急，昨夜囊空烟未吸。景經之水，巖層磷岫。

景經之城，寶氣氤氳。赤鐵揭炭天所珍。天自富，人自貧。

（二一）大相嶺

大丞相嶺雲封巖，臥雨黃泥一夕。四十五里上坡，一十五里下坡，纔抵漢源縣驛。我馬將瘠，我僕將痛，我行奈何？料重賞下勇夫必得。

試回憶半生足跡。蓋嘗東度仙霞，北游八達，南登大庾，西跨越城，且不數雲遊海國。竹杖芒鞋，是客裏書生本色。念百萬健兒殺敵，便藍筆忘勞，那算盡吾徒天職。平明忽報晴開，雲破處一丸紅射。讀舍輿平步雲梯，聊對勞工愛惜。看一徑幾成垂直。相持三大峯巒，纔頂易遭不測。二陵風雨，九關虎豹，談者猶爲心怵。吾生漫學，亦稍聞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智者不惑。況登高

度盡金鉞，每百步祇須暫息。山窮水盡疑無路，杖鐵索懸崖不隔。儘從容聽瀑聲，看花鬼壁。猛尋思諸葛平蠻偉績。慚愧三年以長，就從今盡瘁吾躬，一死云何不值。我本是尋常旅客，只安

夫... 排儒者胸襟，且鍛鍊老來足力。

... 二十八、五、七。

(二二) 漢源

雙崖夾出草磧平，作城其上風有聲。出城緣崖不復記，忽然高花大木別有一天地，南北不百里，峯葛不終朝，寒溫熱帶次第交，廣場大纛士成列，來自西南族有別，十步芳草盡人傑，桓桓一將眾望集，大哉中華魂，鑄之義士血，此意欲說不忍說，念哉諸君，失地未復恥未雪。

(二三) 大渡河

洪流欲發未發，大渡河邊喚筏，盛說當年諸葛，辛苦南征士卒，畢竟爲誰辛苦，報答主知猶末。我亦渡瀘五月，家國憂思刻骨，慘絕蕭齊吳粵，留此中原一髮，倘令諸葛復生，忍臥南陽以沒。迷途非遠，補牢非晚，抗暴在乎整軍，扶元在乎增產，塞者通，荒者鑿，工爲用，農爲本，陳其瘡痍，作其懶散，進其知能，保其勇悍，民氣爲之先驅，國交爲之後盾，政策採自輿情，而

無自滿，官人一惟賢才，而無私袒，望族融爲一家，五音調之寸管，幸無輕視邊陲，卽此復興關鍵，公道運以誠心，何止南人不反，後公千五百年，望古蒼涼何限。

(二四) 獯獯

經輿盡日糜山腹，合眼但聞溪瀑，武侯松，翼王柏，幾輩英賢，山民百代馨香祝。八站平開上下行，貧富偏分南北，一行木屋，村人遙指山間，黑白分居獯族，身雙環，腕雙鐲，厥狀揚眉深目，一事使人愧慙。無男無女，不染嬰花毒。

(二五) 越嶠

紅紅白白四壁平，萬花捧出越嶠城，此花何名不忍名，我家旣傾國且傾，傾家傾國，猶恐不速，通衢大屋，官膏推銷，惟日不足，國利一二，無補大局，利八九者，貪官豪族，越嶠城外天雨粟，此花此粟天下毒，越嶠城內鬼夜哭，哭告賢明之當軸，家雖窮，勿吸兒孫血，兒孫血盡家亦絕，國雖貧，勿食國民肉，國民肉盡國亦覆。



哭咭當軸，爲禍爲福，爲榮爲辱，千秋萬代，誰  
披謳歌，誰蒙怨詈，一惟諸公一時一念之所欲。  
又况今時復何時，江山大半敵佔之，蠕蠕枯骨誰  
與支，諸公鄭重於後其二思！昏昏陰黑無窮期，  
忽然線開晨曦，越嶺城南文昌祠，四十三人自  
動受戒樂可知，惜哉救人未救徹，皇皇標額空壓  
決，種者吸者國有常刑設，却看夾道紅燈兀自半  
明滅，子矛子盾將何說。

(二六) 漢源西昌道中

山城一夜雨有聲，綠山一逕水與人爭行，一  
病尙泥濘，再宿登相營，烏蠻荷戟列隊來歡迎，  
帕索跣足響玲瓏，亦有雄俊秀發天生成。娶婦必  
逃例至再，生兒以後乃守貞，蠻俗奇詭難具名，  
恍謬天方遣深更，長途逸事如山積，王屯之雞不  
可食，田疇之犬不可得，無端煩惱幾游客，我却  
移情雙古柏，越嶺城南庭園闢，自根分幹筆立  
直，頂陰漫翠皮瑩白，亭亭參天五十尺，不知何  
年何人植，峯雪入夏猶皚皚，蠻花蠻草天然紅綠

不待裁，溪流侵屐好拭埃，峯翠撲面如潑醅，瀟  
沽一水聲喧騰，柔桑初日欄樓巍，溪龍岩赤土則  
灰，禮州以上天宇恢。到處錦屏畫筆披靡開，蘭  
成鬱著江南哀，此行忍爲看山來。

(二七) 西昌

千山萬水望着西昌城，來到西昌一片愁雲  
厚，安甯河水不安甯，此是農村衰落之主因，亦是  
人事失修之特徵。瀟雲一白，邛波一碧，生長江  
南佳麗地，到此欣欣有喜色，俯仰低回，憂從中  
來。昔者林木蔭翳，今則童山崔巍，昔者平疇禾  
麥，今則砂礫蒿萊，坐令千家環海，一雨成災。  
月黑山高，烏蠻出巢，人被擄，屋被燒，登城瞭  
見熊熊火，長聞徧野聲哀號，縣長佯不知，里正  
亦已逃，請械自衛官有罰，移民失業生不聊，我  
聞蠻民及歲成家日，必掠漢娃以自豪，以一掠二  
最低限，不則親鄰騰笑嘲，蠻長漢消，白慘黑  
騙，一隅吾族凌夷盡，何待東鄰更奏刀。嗟嗟，  
棄我者官，厚我者天，瀟沽曠蕪二千萬噸之磁鐵，

金甯年產千七百粗之絲縣，圓圓若柱之蔗，重重如蓋之棉，物力如彼其雄厚，民生如此其顛連。今者中樞決策在先，省政受任至尊，萬眾來蘇後，庶幾登彼岸而出深淵。惜哉毒猶有焉，我行郊甸，我過村店，車有載，轍鴉片，倉有儲，儲鴉片，父老啼噓而語我，殺人哉鴉片，青年痛哭而告我，亡國哉鴉片，夷漢糾紛，曰惟鴉片，雀蒲劫殺，曰惟鴉片，昏夜苞苴，曰惟鴉片，問西昌特色爲何？第一是鴉片，第二是鴉片，第三是鴉片！但願他年吾輩重來都不見，毋忘敵騎駿駿已過湖湘線。

(二八) 西昌會理道中

十三鐵索河橋長，河西有堡曰南昌，其土宜窺名一方，齟齬不櫛皆戎裝，區官按事坐堂皇，鏢鏡不赦公治長，何年何罪皆不詳，湖冊問之雙目瞭，縣長手令來，烟捐早收繳，以貨抵銀貨須好，中央禁令須觀竅，縣長體貼殊入微，保長甲長同一肥，百分之四點五扣數亦不菲，玄麻鴉西

一碗水，小高橋北一把傘，既過鐵匠房，莫行即老眼，行人遙望淚如線，村雲殘破不成片，其人被掠物被踐，行人毋多言，虎在山前圍，在山有虎，在區有虎，兩食虎人同此土，哀哉吾民一般苦。

(一碗水，一把傘，鐵匠房，老眼，皆村名)

(二九) 會理杜鵑

安寧河畔天忘暑，會無城裏鵑啼苦，如怨如慕，朝朝暮暮，風風雨雨，漫認作千年杜宇，是百萬同胞，困於弱，困於貧，以致死於病，無人調護，死於匪，無人防堵，死於飢，無人收撫，聚類散孤魂，化作冤禽，啼向畫堂深處。要滿城文武，趁酒酣飯飽餘閒，一齊聽取，多仗枝頭好友，聲聲相助，殺人者鴉片，誰種誰收誰賣，「行不得也哥哥」，「快快布穀」，「快快布穀」，這不是尋常鳥語，餘音悽悽，向吾輩一羣游侶，問諸公何所爲(去聲)而來，何所爲(平聲)而去？

(會理古會無縣)

難何之作。致使伴構，不得發表；繼者至以爲憐。務望此後賜稿，每紙簽上大名，是所至盼。

本輯發表黃先生「蜀南紀游」詩，實詩體上一大創製。雖曾在「國訊」陸續載出，黃先生原許給本刊披露。編者極望因此作，而引起「新體建立」之詩論，頗願讀者多多賜寄「讀後感」一類文字。

近日所收到詞稿，仍多歌詠風月者，與本刊旨趣不合，往往割愛。自茲以往，盼多以雄壯亢爽之聲，寫此偉大時代，不獨本刊之幸已也。

編者 九，十一。

# 第 二 卷 要 目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 三 輯</p> <p>抗戰時期文學應負的使命…………… 虞愚            詞之英文譯本（介紹）…………… 編者            詩錄…………… 詞錄…………… 曲錄…………… 新體詩錄            編餘瑣識……………</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 二 輯</p> <p>散曲論…………… 編者            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戰的            民族文藝家——夏完淳…………… 汪辟疆            詩錄…………… 詞錄…………… 曲錄…………… 新體詩錄            編餘瑣識…………… 編者</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 一 輯</p> <p>二十七年來我中華民族詩歌…………… 編者            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戰的            民族文藝家——夏完淳…………… 汪辟疆            詩錄…………… 詞錄…………… 曲錄…………… 新體詩錄            編餘瑣識…………… 編者</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 六 輯</p> <p>西藏與蒙古之詩歌…………… 編者            杜甫今論（緒論）…………… 易君左            詩錄…………… 詞錄…………… 曲錄…………… 新體詩錄            編餘瑣識…………… 編者</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 五 輯</p> <p>民族詩雄丘逢甲先生…………… 編者            丘倉海與臺灣…………… 饒少華            詩錄…………… 詞錄…………… 曲錄…………… 新體詩錄            讀者園地論新詩壇產生與沉寂…………… 韓守義</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 四 輯</p> <p>建立「民國詩學」芻議…………… 易君左            杜詩五言律作法舉例…………… 虞愚            詩錄…………… 詞錄…………… 曲錄…………… 新體詩錄            編餘瑣識…………… 編者</p>

民 族 詩 壇 第 三 卷 第 四 輯

每 月 一 輯

本 刊 價 目

零 售 每 冊 二 角

預 定 半 年 一 元

預 定 全 年 二 元

主 編 人 盧 冀 野

發 行 人 項 學 儒

印 行 者 獨 立 出 版 社

正 中 書 局 服 務 部

重 慶 中 一 路 二 八 〇 號

總 經 售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重 慶 磁 器 街 二 十 三 號

拔 提 書 店 重 慶 武 庫 街 八 十 三 號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八 月 出 版

中 華 郵 政 認 爲 新 聞 紙 類

通 信 處 重 慶 寺 陶 國 院 李 翹 轉

本 輯 審 查 證 雜 字 第 一 一 〇 二 號